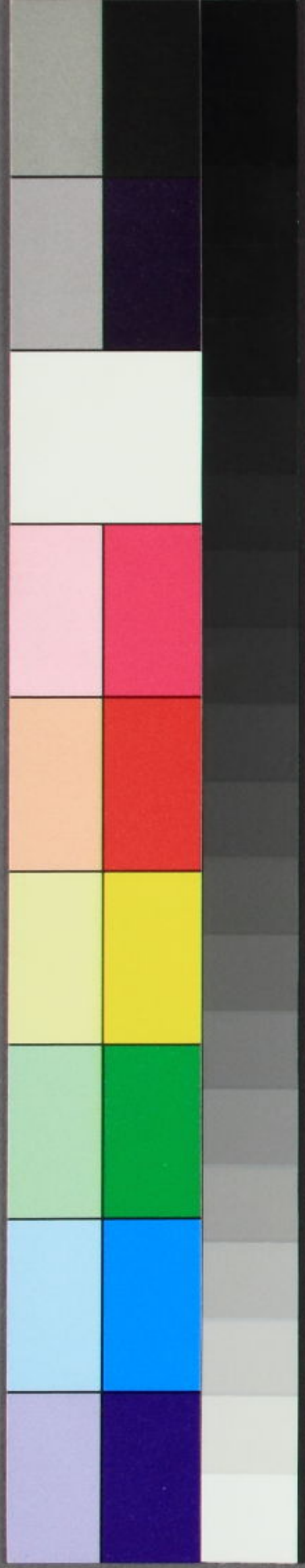


鳳樓集卷之七八

~ 16
2435
4



和
門 2435
疏
卷 4-4

鳳樓集卷之七目錄

讀書記下

誌碣

伯氏進士公墓誌

仲氏敦陽子墓誌

高叔祖 贈持平公墓誌

仲舅處士柳公墓誌

守菴朴公墓誌

釜山僉使鄭公墓誌

李敬五墓誌



進士金公墓誌

太學生金公墓誌

恭人沈氏墓誌

淑人金氏墓誌

通德郎徐公墓碣

象時軒尹先生墓碣



鳳樓集卷之七

杞溪俞莘煥景衡 著

門人達城徐應淳 校

清風金允植編輯

讀書記下

孟獻子曰敬身之基也是大德也統言之也曰季曰敬德之聚也是小德也析言之也朱子則合而言之所謂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是也

問參天兩地何謂也曰圓者一而圍三方者一而圍四然則三用其全而四用其半者何也曰地其包天乎天將包地

也算法方內容圓者四之三圓內容方者三之二天三而地四則為方內容圓參天而兩地則為圓內容方故止用其半

地不得外乎天臣不得加乎君著卦之兩地律呂之子聲其義一也

卦之為畫也陽一而陰二然以陰推陽則陽之數三陰之於陽其不三分而損一乎此乃參天兩地之象也是以乾得九為老陽之象坤得六為老陰之象震坎艮三男皆得七為少陽之象巽離兌三女皆得八為少陰之象

唐孔氏曰乾體有三畫坤體有六畫陽得兼陰故其數九陰

不得兼陽故其數六此說亦好而乾既得九則不待說坤而乾已兼陰矣

問用九用六有說乎曰方者八已一去其中心為用九圓者六已一去其中心為用六曰何謂也圓而實者陽之象也方而虛者陰之象也七之圓也其中實八之方也其中虛是為陰陽之常九則中實而方六則中虛而圓是為陰陽之變

李榕村說與此不約而合見周易折中參天兩地註

正對交易之體也反對變易之用也先天主體故六十四卦皆以正對相望後天主用故六十四卦皆以反對相偶

易之卦以正對為偶

三十六宮諸說皆通而邵子所謂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為正義此乃文王之所以序卦也

易之為道立於八而行於六八也者偶而不奇方而不圓者

也六也者能奇能偶二歸則為三歸則為二能方能圓以一六則圓以二六

則已四方者也伏羲之易以對待為主故為卦者八而重之為

八八六十四文王之易以流行為主故為卦者六不易之卦四

也坤也坎也離也反易之卦二震艮也巽兌也而重之為六六三十六六之為數

乃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

三十六宮圓之則圓而所以包一者為三匝方之則方而所

以包四者為二匝乃所謂能奇能偶能方能圓者也然圓

則中虛即所包之一方則中實者是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之象

也或曰六十四卦亦有圓圖方圖何謂方而不圓曰圓圖

之為圖圓以其與方圖相對故也其實則此乃算法所謂

八角者非所謂圓也

說卦傳所謂參天兩地此乃三十六宮之所由生也何也參

天而兩之其數六兩地而參之其數亦六六者參兩之會

也參其六八而兩之其數三十六兩其六二而參之其數

亦三十六三三十六亦參兩之會也是故三十六宮圓之則

三匝是參天之象也方之則二匝是兩地之象也

三十六宮非但為參兩之會亦是九六之會九者老陽之數

也六者老陰之數也乾既用九而以兩地之數乘之得十八倍之則三十六也坤既用六而以參天之數乘之亦得十八倍之則三十六也是故上經三十卦成十八卦而九六一會下經三十四卦亦成十八卦而九六再會上經之乾坤泰否即天地之所以終始也自乾至否陰陽各三十六爻下經之咸恒損益即山澤雷風之所以終始也自咸至益陰陽亦各三十六爻

問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何謂也曰此其方五而斜七者乎五五二十五者二是大衍之數也七七四十九者一是大衍之用也

折中以周經句股之法釋大衍之義其說亦好而不若方五斜七之為易曉

問大衍五十虛一不用而象兩之後復掛其一者何也曰子亦知圓生於六方生於八乎大衍之用四十有九而復掛其一則是四十八也四十八者六八之會也此豈非方圓之樞紐乎揲著求卦既在著圓卦方之間而卦又未分於陰陽故其數如此問者未達曰圓包八重第八重為四十八所包者一也其可不掛乎方包六重第六重為四十八所包者一也其可不掛乎

圓包八重則合積二百一十六為老陽之策方包六重則合積一百六十八為少陽之策圓為老陽方為少陽者圓者變而方者不變故也或曰然則老陰少陽之數亦可以得

之子曰陽用其全陰用其半而老陽與少陰同位乎陽老陰與少陽同位乎陰故就圍包合積之中減其外圍之半則得少陰之策一百九十二就方包合積之中減其外圍之半則得老陰之策一百四十四

易之為書橫之為八卦豎之為六爻若不以六乘八則將何以盡八卦六爻之用乎

乾之文言自元順推坤之文言自貞逆推夫子之旨其深矣哉乾陽也始萬物坤陰也終萬物萬物始於春而終於冬爻者言乎變者也以九六之變化也是故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龍者能大能小者也神變化者莫如龍坤之初六曰

堅冰至冰者生於水者也柔變為剛柔變為剛則是亦乾也故曰乾為冰

伊川以為察鬼亦可以畫卦吾則以為察於馬牛亦可以識乾坤何也馬之致遠天行健也牛之引重坤厚載物也馬之起也先其前是乾之資始也牛之起也先其後是坤之代有終也馬力散在一身牛力全在肩陽用其全陰用其半也氣之輕清者升而為天質之重濁者降而為地故馬之性利於升牛之性利於降皆水陸然陽極則下陰極則上故馬之性踴牛之性觸

以剛得中而五陰應之者凡二爻師二比五是也以柔得中

而五陽應之者凡二爻同人二大有五是也其得中而衆皆歸之一也而同人大有不如師比之吉何也剛柔不同也然則柔之道果可以御衆乎哉

繫辭傳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使人讀此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六經所以發揮造化者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周子動靜之說出於此朱子鬼神之說出於此張子神化之說出於此勉齋精氣神理之說出於此

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以對待言也所謂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是也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以流行言也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者是也余故曰周子之說出於此

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以二氣言也所謂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者是也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以一氣言也所謂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者是也余故曰朱子之說出於此

一闔一闢謂之變者兩而化者也往來不窮謂之通者一而神者也制而用之則是化之在人者也利用出入民咸用之則是神之在人者也張子之說不亦出於此乎或曰民

咸用之與制而用之有以異乎曰制而用之因器生法分之殊也民咸用之出入不遺理之一也

勉齋之言曰為毛骨肉血者精也精之神謂之魂其器之謂乎為呼吸冷熱者氣也氣之神謂之魂其象之謂乎合魂與魄乃陰陽之神而理實具乎其中其變通之謂乎或曰勉齋說有四節而此章則止於三節說神而不說理何也曰變通神也所以變所以通理也所謂理實具乎其中者此之謂也且子不見下文耶曰易有太極

化而裁之裁有長短廣狹謂之變者其聖人之化乎推而行之推此謂之通者其聖人之神乎故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終始惟是

兩而一者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事各異宜時各異宜是一而兩者也

繫辭傳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兩語其相為表裏乎往來不窮之謂通通者神也並行不悖之謂和和者道也惟其神通是以道和

或曰然則通者神也理亦謂之通可乎栗谷曰理通氣局何也曰通則一也而所指不同變通有造作神也會通無造作理也栗谷之所謂通其會通之謂乎

理有能然必然當然自然陳北溪記而能然必然自然非所以說理者也何也能然者理之乘氣者也乃所謂神也必然自

然亦或有由於氣機者尚可以保其必然而聽其自然耶
至於當然則一於善而已矣是以不離乎氣吳先生所謂
此理本色者是也是故朱子以當然為要切處其為人之
意深矣

李成伯曰凡論理須以當然本然者為先而其自然者則由
夫本然者推之其所以然者則即夫當然者逆之庶乎其
不差矣若外夫當然本然而求其自然所以然則虧有不
墮於認氣為理之弊余常淡服此語以為不易之定論
明道其聖矣乎山立者儼然之謂也玉色則溫金聲則厲
精思力踐知行之謂也篤學力行亦知行之謂也涑水所以

不及於橫渠者何也曰即此二句其不及可知精思者必
篤學篤學者未必精思

善陽也惡陰也故君子所以處夫善惡者亦有陰陽之象焉
不曰好善而惡惡乎好也者春之象也惡也者秋之象也
不曰隱惡而揚善乎揚也者晝之象也隱也者夜之象也
以言乎善則好善揚善同歸於仁以言乎惡則不然惡惡為
義隱惡為仁者何也曰語性則仁包乎義語情則惻隱貫
乎羞惡

朱子仁說曰仁無不包又曰惻隱之心無所不貫包者包其
外也貫者貫其中也學者宜子細體認大全論語或問說
亦有包四者貫四

文端之

不曰何可曰利而曰何必曰利不曰惟有仁義而曰亦有仁義孟子之言何其緩也嫌於義利之可以雙行矣朱子以為若無孟子手段不知循蹈塗轍之無悔吝故以此等處言耳

若使伊川當之必曰何可曰利惟有仁義而已矣
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夫子之言也其言無迹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此曾子之言也其言有迹聖賢之分如此或曰曾子不曰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乎何乃以此為曾子之言曰曾子所聞其何憂何懼之說乎因其意而推行

之未嘗非聞於夫子者也

道者一本而萬殊者也惟其一本是以有常惟其萬殊是以能變

一於常者為君子一於變者為小人惟聖人常而能變變而有常

常則一其太極乎變則二其生於陰陽者乎君子以理小人以氣神而化之者其惟聖人乎

太極生兩儀是故常而能變陰陽一太極也是故變而有常或曰愚者拘於常智者達於變安得以一於常者為君子而一於變者為小人乎曰常者理也愚者之拘以其求之於

氣也變者氣也智者之達以其求之於理也

經權者其常變之表德子程子曰權卽是經此所謂變而有常者也朱子曰以嫂溺手援之義觀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此所謂常而能變者也

書曰若有恒性恒者何也常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彝者何也常也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庸者何也常也易大傳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貞亦常也朱子釋之曰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為常者也旨哉言乎是故恆言其若彝言其懿庸言其至不若不懿不至非吾所謂常也

在朝者言必稱世無人存野者言必稱世不知人由前之說

則世果不知人矣由後之說則世果無人矣噫

一人趨時一人慎世彼果賢於此乎曰非也彼亦有趨時之心而無趨時之才此所以慎世也岐之與求相去幾何故君子不趨不慎反求諸己而已矣

或曰吾未見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也曰吾未見修其天爵者也

或曰致中和則天地位而萬物育乎吾斯之未能信曰盍歸而致中和乎致中和而不位不育更來問我

士有貧無以為學者曰顏子之貧亦不如我使我有一簞食何至於不堪其憂耶金定汝曰未之思耳食曰一簞則所

盛之非銅非瓷可知飲曰一瓢則所歡之無羹無菹可知
 若有銅瓷可盛羹菹可飲則富於顏子矣况顏子簞食亦
 不常有不曰回也屢空乎其言甚善可以告以貧廢學者
 故記之

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或以為道不可離人此以道之自
 然而言也或以為人不可離道此以人之當然而言也二
 說孰是曰章句詳矣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謂之當然可乎
 曰此無乃推原言之者耶曰率性之謂道是自然是當然
 曰自然曰然則章句所謂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者何
 謂也率性即不離之謂也盍加自然二字於則豈之下率

性之上而觀之耶曰章句則然但我慎恐懼乃所以不使
 離也道既不離而人又不使離則豈非所謂騎驢而覓驢
 者乎曰道未嘗離人而人自離道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
 由也不觀夫第十三章乎既曰道不遠人又曰人之為道
 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其意與此互相發明

問戒慎與恐懼有以異乎曰不異戒亦懼也懼亦戒也但所
 戒在此以天理言也所懼在彼以人欲言也曰然則戒於
 不觀懼於不聞其亦有說乎曰視散聽收見蔡氏書傳語類亦曰視是將

這裏底引出去聽是聽得外面底來

始余作鬼神對而未敢自信近閱齊軒集有論鬼神章者曰

費隱章本人之所行而言也此章本人之所不見聞而言也本人之所行而言故主乎費而該隱所謂費而隱也本人之所不見聞而言故主乎隱而兼費所謂隱而費也然則中庸之散為萬事合為一理者何莫非費隱章之費而隱而費隱章之費而隱又不外乎此章之隱而費故此章約之而居小大費之間廣之而處三十二章之中首尾上下若大若細總萃於此此與愚見不約而合故撮而記之以為證左云爾丁巳三月書

栗谷答牛溪書曰理者氣之主宰也所謂主宰者與程朱所謂主宰語同而意不同何也程朱所謂主宰主而宰之之謂也在天則以帝為主宰在人則以心為主宰在心則以敬為主宰皆以理氣妙合者言未嘗專以理當之也若專以理當之則理有造作矣而可乎蓋程朱所謂主宰如主張之主宰割之宰栗谷所謂主宰如主客之主宰相之宰學者不可不知

朱子曰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謂主宰者即理也見語類此說明白易曉由前則能主能宰者也由後則所主所宰者也問主宰之說出於荀子曰心者通之主宰也其說如何曰理為氣之主歟氣為理之主也異乎朱子栗谷之說矣曰心在我道在物以我宰物不亦似子思修道之說乎曰驟者

則似矣徐究則不然荀氏謂性為惡則心為有所主所宰者乎能生能宰聽於氣機而已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曰朱子之斷其得失者有諸曰未之見也然朱子曰道義主乎心者也約答呂子以此推之則朱子之不予其說明矣或曰栗谷說與道義主乎心同乎曰不同道義以理之發用者言也故曰主乎心亦主張之謂也

問易之元亨利貞孟子之仁義禮智其序不合何也曰在天則以流行言在人則以對待言所以其序之不合也曰天何以流行言人何以對待言也曰天之四時其行有序若人之四端則迭發互見無序可言所以只得以對待言也

問繼母之父亦以外祖稱之可乎曰可請以朱子說為證何叔京墓誌有鄧舅祚之語夫既舅其舅矣况於外祖乎叔京之父娶陳劉林鄧四姓叔京劉氏出也

二程教人規模不同所謂成就人材尊嚴師道是也竊以愚見言之果能使觀德者醉聞風者服如明道則已不然則不如學伊川規模何也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世亦有好道而不尊其師者予不尊其師則道之不好可知其材之成就亦不可以議到

近世師道之日以不尊尼尹之故也如吾不信何不觀尼尹前後耶鄭桐溪以鄭仁弘門人當仁弘廢母疏出引義告

絕不復往來及夫癸亥棄市之日念其舊誼為收其屍桐
 溪所以處此者恩義兩至合於聖人之道近世則不然有
 師死未葬而赴舉者有師以罪死而出仕者甚至今日北
 面而明日擠甯者有之世道之壞至此而莫可為矣噫
 窮理者勉強而行之盡性者利而行之至於命者安而行之
 曰何謂也曰窮理則循物盡性則得於心至於命則動以
 天

問浩然章其說浩然之氣者凡四節其言亦有序乎曰前二
 節以氣言也後二節以養氣言也以氣言者有體至大至剛有
 用配義與道以養氣言者有綱集有目有章勿正

嘗讀孟子至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
 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
 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
 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是
 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
 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曰是何予字之多
 也孟子亞聖也其於無我則未也既而曰孟子之賢於人
 遠矣哉所謂常知有己者非耶所以自待者不薄而厚所
 以自任者不輕而重斯亦可見矣又曰孟子所以不欲自
 外於王者曲折反復勤勤嚬嚬足令聞者感泣宜乎尹士

之悅而誠服也

曰體用曰能所曰橫說豎說皆出於佛書而程朱引之以釋吾道所以借彼而明此也余於佛書亦得一語可以借彼明此者曰表詮遮詮是也表詮者何表而出之之辭如謂山為高謂水為深是表詮也遮詮者何遮了一重之辭如謂山為不卑謂水為不淺是遮詮也若以吾道言之如敬之訓主一無適主一為表詮而無適為遮詮誠之訓真實先妄真實為表詮而先妄為遮詮且如閒邪存誠閒邪為遮而存誠為表克己復禮克己為遮而復禮為表餘皆倣此

觀於二典三謨之文欽字最多允字亦然堯舜之道其敬與誠乎噫後世之所以不及於唐虞者可知已肆焉耳矣偽焉耳矣

中庸之書始以中言終以誠言者何也中之為道有誠有偽以偽而不以誠焉用中為是以堯之授舜有允執其中之語允執也者誠之之謂也然則中與誠不可分而二之中庸之言誠此乃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也王魯齋乃欲分中庸為二書一曰中庸一曰誠明惡在其允執其中之義也

致秉與李舜教者野史問曰以南袞為第而有南寢以沈貞

為兄而有沈義是亦理歟曰理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
問曰以沈貞為祖而有聽天堂守以鄭弼善卿為父而有

鄭維岳是亦理歟曰理也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曰然則如金氏之慕齋思齋鄭氏之北窓古玉是有陽而無
陰也許氏之對箴李氏之潑浩是有陰而無陽也惡在其
生兩之義也曰是亦生兩也顧方以類聚耳何也曰善底
有陰有陽不善底亦有陰有陽剛善柔善剛惡柔惡是也
方以類聚其金士衡之門之謂乎士衡有開國之功士衡之
曾孫礪有靖難之功礪之五世孫自點有靖社之功何其
功臣之多也至于自點其族遂亦

宋氏之門多學問尤菴之風也鄭氏之門多氣節松江之風
也金氏之門多經綸潛谷之風也李氏之門多文章月沙
之風也故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

問作人墓銘可乎曰可孔子銘延陵程子銘堯夫曰小程何
以不作曰非延陵非堯夫則不作可也曰朱子之銘不一
而足豈必延陵堯夫之流歟曰賢人君子有人所共知者
有人不知而吾獨知之者表而章之不亦可乎雖然為銘
必因家狀家狀之夸與不夸何可知也此朱子所以有過
信敬夫之悔也小程之不作無成與齷學者苟能以小程
為法則庶乎其寡過矣

劉安禮問誠溫公曰自不妄語始余欲是之曰亦自不妄作碑誌始

顧亭林譏韓昌黎作碑誌曰止為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其言是也然昌黎碑誌以文則簡以辭則稱未嘗兩喜而溢美如後世之為為銘者若以昌黎為法則亦可以無大過矣

栗谷不作金大成碑又不作柳監司仲郢誌度吾力量亦能直截如此則碑誌可作也不然則不可作也栗谷所著經筵日記直書時事是非不差其東方之春秋乎碑誌諸作言皆可信是亦史氏之列傳也

陽一而陰二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然君子之道易革而

小人之道易渙周書所謂德為心一心是也不亦陽一而陰二者乎小

不如多故小人勝君子渙不如革故君子勝小人小人之勝一時之勝也君子之勝百世之勝也

何謂小人之易渙也曰不必遠引古史盍觀夫李山海之黨乎粵在我 宣廟末年始有南人北人之目北人所宗者李山海也夫以山海為宗則其渙而不革不亦宜乎未幾三分五裂有骨肉大小清濁之名及至 仁廟初服北人散而之四餘者幾希此其一證也

或曰近世林下讀書之士徃徃各立門戶不肯相從所謂君

子之易革者豈其然乎曰門戶各立則議論不同其不肯與之相從者職此之由也然即之於程呂之於朱其議論同乎不同乎此正後人不及先賢處偏邦不及中國處凡百君子盍各思所以自反乎噫君子道消未有甚於今日而善類若而人又不免携貳如此此乃所以吾道之日益孤而邪說之日益盛也

君子之心公公則一出則共濟國事處則共修斯文是也使一邊而非君子則已若曰彼亦君子此亦君子而不肯相從則吾不信也豈彼此皆是君子邊人而未至於君子者耶何也曰皆不免有些克伐之私

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余甚愛此語輒以語人而聞者不省者由不知其意味而然也知其意味者其金平默稚章乎稚章所以為說者有曰天者地之氣也地者天之質也人則天地之心也說得儘好

韓稚綏示其所為讀史者其畧曰正直者未必危逢迎者未必全唐高宗議立武氏長孫無忌不能一言李勣陰成之直言不避者獨褚遂良一人耳其後勣死家亡無忌遇讒而誅遂良止於貶遷而以病死勣不足言耳無忌之禍孰與遂良吾未見依違以圖生者利於冒死而敢言者也太上身與名俱全其次身亡而名存名虧而身榮者其最下

者也况名虧而身亦不保者有之欲全其身豈若欲全其名之為愈哉此余所欲言者而程綏先我言之故記之水者所以克火者也而火烈則克水火者所以克金者也而金重則克火金者所以克木者也而木堅則克金木者所以克土者也而土厚則克木土者所以克水者也而水盛則克土異哉其所克我者乃我所克者也是故家有健婦家之索也國有強臣國之害也

天地之道六年而一變斯義也余於十二辟卦見之矣復之為卦一陽生於下自下而上者凡六爻而一陰復生於下

於下

天地之道六十年而一大變斯義也余於六十四卦見之矣易之上經以乾坤為首天地之象也自乾至履凡六十爻受之以泰否則天地之象變矣下經以咸恒為首澤山雷風之象也自咸至解凡六十爻受之以損益則澤山雷風之象變矣

韓昌黎送李端公序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乎此言其亦有理乎夫四象八卦與十日十二子其理一也

仁義忠孝之本也義精仁熟乃忠孝之至也然語人以忠孝

則一辭唯唯語人以義精仁熟則莫不適適然驚而局局然笑非所謂日用而不知者耶噫道雖不明而烝民所秉之彝則有未嘗息者蓋有以擴而充之哉
人有恒言必曰操心操心亦必曰其然之理其然之理學問之道豈有他哉時時操心事察夫其然之理則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在其中矣
以知則有智愚者氣之清濁使之然也屬乎在天成象者也以行則有賢不肖者質之粹駁使之然也屬乎在地成形者也故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天有五行以生萬彙全則人偏則獸獸亦有知而相愛也程

義則無火與金飛走之所不能用也是故君子盡已循物以全其五全五則聖五全則誠

夏楚仁之用也鈇鉞義之用也是故扶而至死其名曰濫仁者不為無故而動兵其名曰瀆不仁之甚也

寧失不裁毋失不推其程氏之放蝎子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是也堯舜之道亦不過如是故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又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問治曰治道乎治法乎敢問治道曰有綱有目大學之絜矩綱也中庸之九經目也敢問治法曰有綱有目舜典綱也周禮目也

舜典九官富教為二

播時百教

而兵刑為一

變夷猾夏

周禮

六官富教為一

也

而兵刑為二

夏官

何為其然也曰世之

淳清不同威愛多少勢亦不得不然耳朱子曰古人為政

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嚴其是之謂乎洪範商書也在

舜典之後周禮之前其列八政既曰食又曰司徒則富與

教為二矣似舜典既曰司寇又曰師則兵與刑為二矣似

周禮三代損益之有漸斯亦可見矣

或曰王莽以周禮

竟

亡王安石以周禮

苗

敗周禮何可用也

曰此豈周禮之罪乎顧用之不以其道耳夫治道本也治

法末也程子曰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

治道之說真氏之行義詳之治法之說丘氏之行義補備矣

道無古今而法有古今丘氏之書亦不可少之也

問文可學而能乎曰可有要乎曰有理為主氣次之法又

其次也

韓柳歐蘇以法為悅者也氣則未也先秦西漢以氣為悅者

也理則未也有理有氣法亦在其中者其惟六經四子之

文乎

魏文帝云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為衛是說也於論文

則當矣但以意為主不以理為主此乃文道所以歧而為

二者歟

昭明太子曰麗而不浮典而不野韓昌黎曰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余嘗以此兩語為作文之軌範然昌黎之文信乎其不餘而不失矣昭明之文其亦不浮而不野乎吾未可知也

韓昌黎答孟尚書書效行露詩

詩見說

歐陽六一醉翁亭記效

采蘋詩然昌黎效其意六一效其辭韓歐高下斯亦可見矣

朱子文章不在歐蘇以下而世不以文章稱之者由不知朱子之為文章也何也朱子之文載道之文也學道者惟道之耽而不察於文學文者以其道之無味而其文亦無味

世之不知朱子之文章不亦宜乎獨臺山金先生亟稱朱子之文章曰升菴楊氏不悅朱子之道者也其論朱子之文曰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晶月明究詰邪說之隱遯則神搜霆擊其感激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風淒雨之變態其泛應人事遊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夫以不悅者而其言如此則朱子之為文章審矣淵泉洪先生亦嘗謂余曰朱子之文洵可謂豐而不餘一言而約而不失一辭者亦或有之如高士軒記雲谷記百丈山記靜江府虞帝廟碑之類是也若二先生者其亦淡知朱子之文章者

項羽本記曰項王軍壁垓下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

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說者以為項羽之勇何其壯也項羽之智何其神也圍而能潰潰而不覺此乃所以為項羽也甚矣人之易惑而難曉也當是時也圍者其誰耶曰韓信與彭越也夫項羽之勇非信越之所敢格也信越之圍而項羽之潰可也至若潰而不覺其說不可以告後嬰之兒羽雖勇亦人耳何能無翼而飛耶既曰潰圍則羽之不飛亦可知矣潰圍而圍者不覺豈圍者雖衆而師不以律刁斗不鳴而一軍鼾睡乎刁斗不鳴而一軍鼾睡周勃灌嬰之流亦不為此曾謂韓信之智而為之乎余則以為項羽未始潰圍

其所謂潰圍者乃太史公浮夸之辭也孫武子曰圍師必闕又曰圍地吾將塞其闕塞其闕者何也以吾軍之易於為散也圍師必闕者何也以敵人之死中求生如獸窮則攫也夫韓信良將也習於兵法圍而必闕雖小敵亦將如此况於天下無敵如項羽者乎信之擊楚也既擊龍且又擊曹咎剪其羽翼以孤其勢而已至於項羽則避之惟謹不敢對壘垓下之圍以羽之垂亡故耳圍其不敢對壘者信將總總之不暇其敢生心於圍而不闕乎羽亦習於兵法信雖闕其圍而羽則塞其闕可也但今之項羽非昔之項羽也使漢軍開其生路則其勢不得不低首以偷生然

則羽之潰圍豈真潰圍也哉漢之圍羽也有闕而羽從其闕處出耳圍有闕而從闕處出此其所以不覺也歟羽之強大也久矣軍於垓下者多則萬人少亦不下五六千人既曰騎從者八百餘人則其留而不從者衆矣且八百餘人之南出豈必一時之俱出乎出非一時俱出而不出者衆則羽之出與不出漢軍固不得而知之故曰平明乃覺之其事實不過如此而太史公之作羽本記也必欲使其文有生氣故羽雖垂死而其所以形容者亦有生氣其語之自相矛盾不亦宜乎為文章者之役於文章如此故曰辭達而已矣

問元與清亦謂之正統可乎曰惡是何言也春秋尊華而攘夷以夷狄為正統吾未之聞也曰秦始皇隋煬帝其有以異於夷狄乎然而綱目以秦隋為正統者特以其統一天下也元與清亦統一天下不當以秦隋為例耶是故續綱目以元為正統商輅萬安二人亦豈無所見而然耶曰秦始皇隋煬帝固無以異於夷狄者矣但其人則華人也其衣冠文物亦未嘗變華為夷雖無中國之實而中國之名則未嘗亡也其得預於中國之統可也若元與清則既無中國之實又無中國之名夫華之與夷天地間一大界分也夷狄之酋長何與於中國之統耶且子徒見商萬之書

而不聞方遜志丘瓊山之說乎皆以為元非正統可按而知也噫聖人復起必從遜志瓊山之說矣

曰然則秦與隋必胡服如趙之主父然後不得與於正統元與清必禁胡服興禮樂如元魏之孝文帝然後得與於正統乎曰秦與隋如趙主父則不得與於正統固也元與清如魏孝文則得與於正統恐未必然孝文禁胡服興禮樂而已先王之德教亦嘗有之子服雖華服人則胡人其敢于中國之正統乎須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可
以正統予之

秦與隋亦統一天下而已非統之正者也遜志正統論已言

之矣綱目亦何嘗以秦隋為正統哉特以其統一天下而紀其年而已

瓊山之學駁而不精故其所持論往往有大驚小怪處如曰范仲淹生事人也曰岳飛未必能恢復之類皆不中理至若以為宋室再造秦檜之力則其害理甚矣獨黜元而不于正統者識見甚正詩云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其瓊山之謂乎

于忠肅之意欲亦岳武穆之莫須有也忠肅之死何其寃也乃忠肅顧笑不辨從容就戮不亦大丈夫乎雖然責備而言之猶有所憾夫亨貞之能於貝箕亦以其萋斐哆侈者

存耳方景秦之廢太子也忠肅不能出一言以爭之乃與陳循胡濙輩雷同以對加以謀立外藩之目不無所據且忠肅之賢非陳胡之倫也英宗之所恃過於陳胡則英宗之所恨亦將深於陳胡然則忠肅之見殺豈直以復辟之無名耶夫忠肅有明三百年第一人物也能於從容就死而不能於死得其所嗚呼此其白玉之微瑕也歟何謂死得其所曰為太子死

客有以余田政策問為問曰所謂折長補短戶不過四人者其有所據乎曰有之中國戶數一千六百萬有奇而計其口六千五十萬有奇洪武癸酉戶口戶不過四人我國戶數一百

五十萬有奇而計其口六百二十萬有奇純廟丙子戶口戶不過四人漢陽戶數四萬四千有奇而計其口十七萬五千有奇壯戶不過四人

曰然則關防策問以為不下戶七口者何也曰所謂戶不過四人者以戶籍言也逸於戶籍者有之此亦不可不知也曰其增三口者亦有所據乎曰有之周室之班爵祿也有曰上農夫食九人中食七人下食五人折長補短不下戶七口曰二策矛盾何不改彼使之歸一乎曰改彼以歸一吾豈不知哉但知此而不知彼者亦不濟事是以兩存之耳

曰如子之言蘇秦所道者非歟曰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
 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
 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若就七口之中除其女子又除其
 老弱則將何以得卒三人乎曰蘇秦則度之以意周公則
 考之以版當時有井田之法矣計口受田民有欲不書於
 版者乎且蘇秦辯士也夸大其辭以悅諸侯蘇秦之言何
 可信也

誌碣

伯氏進士公墓誌

先考復元齋府君凡再娶育丈夫子三伯氏朴氏出也仲氏

及莘煥柳氏出也伯氏力量海舍地負仲氏精神冰清玉潔
 皆不得其年獨莘煥之愚得不死老白首嗟乎使後世之人
 不知吾伯仲氏在是莘煥之罪也夫作伯氏墓誌其文曰公
 杞溪人諱茂煥字景濂 靖陵名臣景安公諱汝霖之後曾
 祖諱彥述大司憲 贈諡靖憲公祖諱漢純漢城府庶尹以
 壽階通政復元齋府君諱星柱 永禧殿令朴淑人籍潘南
 晉州牧使諱宗厚女也戊戌五月二十七日生乙丑中陞補
 試丁卯登進士公自弱冠名聞日起士友間推為異日廊廟
 器者指無先屈而前後發解者凡八九人謂朝夕且登第而
 屈於有司垂四十猶為布衣選部惜之擬公叅奉首望而

除旨不下乙亥夏將復擬公又不待以疾卒五月七日也聞者咨嗟一辭言士林無人始窆于高陽佛巖洞後改葬坡州鳳棲山下某坐之原在先考墓右二十步許配德水李氏郡守 贈吏曹判書諱述模之女文靖公諱植其六世祖也賢哲有儀嫻於女事夫黨稱之丁酉三月十三日生乙亥八月三日卒葬祔于公有一男二女男致和進士女長適沈宜準次適叅奉鄭世華致和二男二女男長鎮球餘幼沈無子立後幼鄭男漢朝公氣完而神定遇大事擔荷不辭而處之牢確才不外見恂恂如不能言者然智深而識遠出謀發慮往往過人於書則暮三百璿璣玉衡皆不學而解時年十七其

性情急於方幼而緩於既長雖家人未嘗見其卒怒而遽喜此則矯揉之力也然溫柔剛毅兩得其宜生四歲朴淑人見背公終身茹痛每當忌日沐浴蚤鬻如禮其哭也哀動傍人乙亥以前祖考妣俱在堂凡兩世四人養於公公出入服勤進退匪懈暄涼甘旨各當其意公之沒也柳淑人每哭之慟不肖嘗在傍止哭淑人有聞曰豈無汝輩何能如汝兄之孝於我耶言已復哭嗚呼此可以知公母子之際矣弟妹有疾輒不交睫達夜或至累日睦嫻之誼及於疏昆弟不以榮枯冷熱故退聽其私其不以公為親已者鮮矣篤於朋友其有緩急為之不餘力周旋事雖至難而不以為解凡出入門下

者即皂隸之賤亦善遇之咸得其歡心焉故聞公之喪奔走
失聲而號者踵相接其存之以仁也如此行已處世言議峻
整嘗與名士數十人觴于終南之趾有尼尹一人至語侵尤
庵先生其人使酒而悖衆皆危之無敢出一言者公獨拂衣
而起顧諸公曰起起聲色俱厲有援而止之者不顧卒以告
太學削其名儒籍中有宰相異趣者卜築於四忠書院之左
剗削其岡公以院任聞之奮然曰此書院之青龍也辛壬餘
孽焉敢乃爾倡率同任聲其罪而討之俾不得接迹院前其
制之以義也又如此公孺染庭訓讀經傳不倦所與友善者
淵泉洪公奭周夢坡鄭公世翼暨淵泉之弟沆灑子吉周也

以經義更問迭對迺爲課命曰旬課又喜有用之學如美
學星經地家農政之流靡所不究暇則遊山巔水涯吟咏以
自適所著述有幾庵集甚三百集解字訓啓蒙凡若干卷嗚
呼以公之德之器之所試之其幽芬潛耀在人耳目者幾何
不湮沒而不傳也及此未死掇拾揄揚在所不可已顧莘煥
生也後方哭公平甫十五公之本末多所不知知亦日遠而
日忘泚筆爲此十不能記其一二此可爲不沒而傳者耶悲
夫

仲氏敦陽子墓誌

仲氏敦陽子年二十三以卒卒已三十有五年矣世尚有知

公者乎然士大夫之與莘煥交也語先到尊仲父者什三四其數能文莘煥或與其聞聞者輒曰是某之弟耶宜其文也公之爲公斯可以知其萬一也哉公諱邁煥字景皋我愈望杞溪曾大父諱彥述大司憲諡靖憲大父諱漢純庶尹階通政父諱星柱永禧殿令母柳氏全州人諱德普女其生丙辰九月之三日其卒戊寅三月之十九日其葬在坡州坡平山之西新谷甲坐之原公夙穎異凡三歲識字三百五歲日誦四百言所問出人意表長者或無以爲對而天資近道一言一動不失規矩族大父著庵先生大奇之常呼公童學不名也以公清弱先府君常憂之一月三旬殆二旬不投書其惟

不授授輒迎刃而解不數年通經史殆盡十四五辭往往驚人國子四門華聞日布老蒼頡交者甚衆其書券也觀者堵圍乃公不以自足稍稍爲古作文不到先秦西漢不止既而亦不以自足嘗有感於曾子文會之語本之以鹿洞學規參之以東林會約作文會憲寤寐求當世賢豪可與共此者公之所志此其大畧也配權縣監諱最仁女生於儒門柔嘉有禮諳議諱震應其曾祖也文純公諱尚夏其六世祖也生先公二年卒後公十四年葬在公兆域前乙坐舉一女不育無子公既沒莘煥生子庚男先府君命權鞠之暮年而天於是取族子致穆子之致穆又死無子有側室出一男二女並幼

鳳樓集 卷之七 二十一

嗚呼公之幼也孰不以遠到期哉叅判達城公我大母姪也其使於燕以詩送之曰聞道冒頓孫敢坐皇極殿若拜庭下歸徐叔吾不見時年八歲嘗與諸童蒙赴教官使賦梧桐公應聲曰庭下有梧桐其葉重重開梧桐待鳳凰鳳凰來不來鳳凰鳴此樹吾將聽徘徊時年九歲其志大而思深果何如也宜若有為而不克有為是理也我公暫面脩項癭而頽然肩背直而步履詳人之望之以為鷄羣之鶴氣清而志潔淡於外物結交不雜先府君嚴於子弟有過不貸顧公立心制行亭亭皎皎豈有不可於先君意者為吾兄弟不知夏楚為何物惟公為然嗚呼二五之化易駁難粹一二千百奈何得

全蘭天棘壽自古而然公之止此亦不得不謂之理歟莘煥少公五歲而蒙駮老成邈焉後先塤唱箎和未易議到然氣之所同性或相近每從容相對未嘗不我邁爾征其引以為證非明道與伊川即農巖與三淵也嗚呼使公不止而進以公質之美才之卓其為農巖庶乎其不難也如天閼其年何哉莘煥之侗不死在後而獨行無依不能近似於三淵也悲夫杖屨撰仲氏墓誌余已髮種種短矣

高叔祖 贈持平公墓誌

我俞氏世傳文學蓋不出家而師弟子存焉莘煥學於父曰復元子復元子學於祖曰靖憲公靖憲公學於季父曰持平

公凡五世四傳莘煥所受實持平公所授也公之孫致中使
莘煥誌公墓公諱宅基字汝安義州府尹 贈史曹判書諱
命一之子繕工監監役 贈史曹叅判諱棊之孫市南先生
諱榮之從孫 顯廟丁未生 肅廟丙子中進士 景廟辛
丑被誣竄洪原初公與北軒金公善以節義相上下 肅廟
晚節 上年老 世子有疾宗社孤危而 三宗血脈惟
延初君在朝野屬望焉顧一種怨 國之徒心害 延初醜
釀異圖公世臣也雖布衣乎心向國如丹每念時事明發不
寐對人言輒激昂慷慨公素以文學才器為士流所倚重凶
徒嫉之必欲甘心焉 景廟初即位凶徒張甚公見時事日

非不樂在京輦大歸于安山至是掌令李濟持平尹聖持等
以建 儲事持公急並洪公義人沈公尚吉李公喜之發啓
曰此輩以金春澤為死友綢繆締結向來疏啓無不出此輩
手請遠配有 旨配四人四人及金公龍澤李公天紀鄭公
麟重李公器之當時所謂八士也明年士流魚肉諸公並被
逮死公亦自分必及以公歸安山在元年建 儲前凶徒亦
不能復問也甲辰八月三十日在洪原卒是日 延初君即
位受羣臣朝公之子梅湖公及兄子靖憲公以襯歸葬于安
山梅老里負已之原我高祖叅贊公公仲氏也 肅廟時監
察延公最績上疏訟 仁顯王后得罪死尸諸市人莫敢顧

者叅贊公慨然謂公此人義士骨不可不收爾肯從我乎公
即欣然曰是弟意也遂兄弟偕往斂還其家公兄弟於節義
蓋天性也卒以此階祿悲夫自 英廟卽位國是定妖腰亂
頌次第倭鴟鴞與公同祿諸公俱被 貶贈獨公不與焉
憲廟辛丑畿赤人士以爲言始 贈公司憲府持平配順天
金氏郡守諱魯得女有三男長曰彥吉梅湖公也次曰彥直
俱進士次曰彥烈梅湖公以文章名自辛壬以後不赴舉自
靖世稱高士莘煥生也晚不知公爲人何如如誌公何我然
有聞諸先君者靖憲公之言曰吾生六歲而孤願我季父復
我季父教誨我季父見我少進向人說袞袞喜未嘗不溢於

色也又嘗曰哭死而呼死者者宜哉吾年十六居喪邁孺一
日疾革續不能飛矣季父方保抱我呼我而哭曰克幸汝何
爲至此克幸克幸哭且呼不絕吾則神離於形矣緣屋榮而
翔冷然攸然憑虛翛然依俦聞呼我聲甚悲意綣綣不忍去
遽然覺季父在傍有涕泣痕矣吾之得無死殆季父之力也
夫靖憲公之語此聲嗚咽不能續云梅湖公既卒子扶餘公
竊不自存靖憲公念之不置每天寒呼扶餘公名曰漢膺得
無凍死乎趣往視之嗚呼知此則知靖憲之慕公知靖憲之
慕公則知公之慈於靖憲知公之慈於靖憲則知公孝友誌
如是足矣求益乎哉始公考判書公以從子學於市南先生

以所受授公公之少也及見先生者以公有先生之風云

仲舅處士柳公墓誌

我外祖考曰全州柳公諱德普外祖妣曰東萊鄭氏諱軫基
之女有二男四女處士諱埴字聖源其第二男也其生 英
廟丁亥六月二日其卒 純廟辛卯三月五日其葬長湍長
西鄉湖南里負巽之原其配故縣監平山申公命佐之曾孫
其男碩養其女進士崔景護完城君熒妻也公為人慈諒謙
恭其貌粥如也其言呐如也凡有所為惟恐有傷人者所親
咸曰柳公不失其赤子之心者公以文名兩京間六七郡捐
無先公儂者既而累舉不中竟以布衣終悲夫公孝且友嘗

與等輩偕訪名山水道遇賣魚者買而還偕者曰行已五十
里矣何故公曰吾父之所嗜也遂還偕者亦不能止鄭孺人
泄痢公嘗夫甜苦甜公如不欲生歷日三四飲泣不停既喪
號哭不停既葬日上墓號哭不以風雨輟一日雨甚家人止
之強公汪然於邑曰父母在空山不避風雨吾獨避之耶既
免喪卜居石湖去宗子家五里去墓亦然公之自外歸也先
之墓次之宗子家謁廟然後至家終身不改既孤以事父事
兄兄沒以事兄事嫂垂四十不異居雖異居不私其有有酒
待伯氏有肉待伯氏不至不嚙嘗自京師還未至聞嫂有疾
脫襦換魚而歸以療其疾每念姊妹飢寒若環在身其遇天

寒風啗坐嘆卧吁輒達曙不能寐公家不甚饒而仁其宗族
惟恐不及公約於自奉不腥不縗而宗族鄉黨其惟不求求
輒唯其言而施之徃徃益無儲而術無懸公文穆公諱崇祖
從父昆弟之後也六世祖正言諱潭高祖正郎諱格俱以文
學聞曾祖湖隱處士諱載厚祖通德郎諱城俱以行誼稱正
郎尤庵先生門人也湖隱四隱堂李公禪門人也公以世世
儒家惟書是勗四子書其尤者也既卜石湖取觀水有術逝
者如斯兩語頗其齋曰觀逝端居讀書為一鄉式士徃徃怕
被至薰陶濯磨故鄉中有年少雅飭者見者輒曰是學於觀
逝齋者耶公平生不入達者門雖布衣之交既貴庭無公跡

雅慕忠義死節之士每天高木落酌酒微醺輒誦武侯出師
表胡澹庵上高宗封事頌昂欵欵觀者為之聳然嗚呼恭者
易屈慈諒者難予發強而公則不然豈學問之力歟莘煥亦
學於公者不止甥舅公之孫諱使莘煥誌公墓義不敢辭謹
序次如右請於東陽申公應朝幼安為之銘曰
克孝于家厥德孔臧慕古人忠其志則剛是亦為政詎必翺
翔有鬱不宣有幽其光我銘殉地垂示無疆

守庵朴公墓誌

予聞諸先人東方有逸民三朴守庵一宋龜峯一徐孤青一
易有之山下有火賁而火在天上大有諸公其山下之火乎

能於賁不能於大有是命也夫歲己酉予在全義縣見朴守庵行狀曰噫夷逸未張古之賢人也於傳記不尠概見向使孔子不言惡予傳不傳不賁賁亦有所待乎惜乎孔子之不常有也如守庵何其行狀曰公諱枝華字君實學者稱守庵先生朴氏出旌善高祖己下居清州為士人曾祖曰智祖曰春富父曰亨元公以正德甲戌生自能言言笑不苟雖長於己者人不足為之禮也不為之禮己卯諸賢興化創行鄉約法公大父以里正與焉公甫六歲請往能揖讓如禮觀者奇之既長即有志為己之學時李公仲虎以力行稱公及門而返曰力行則有之得無助長之病乎吾豈若優遊涵泳盈科

而後進哉鷄鳴而起正衣冠讀小學大學九年一日夜坐忽觸物有悟北窓鄭公來與語聳然曰己透黑白關矣彌日講論定交而去於是西遊花潭受易於徐先生南見退溪先生得所著易說之晉州訪曹南溟報恩訪成大谷泰仁訪李一齋遂棲金剛俗離兩山中累年於書無不讀自象緯律呂老氏浮屠氏皆搜賸鉤深以極其歸趣而卒宅乎聖學純如也既而捲而歸京師舊居閉門謝事與物澹然惟左右圖籍日浸灌濡嶠知之愈精守之愈確晚而超詣幾乎上達而自視愈下於己若無有也至於接人處事則易直子諒不詭隨不校是非使人一見可知為有道人也栗谷先生聞風就見

有疑輒叩牛溪先生亦然公父嘗病在床有年公得祕方入
溪山運水點火四晝夜藥成歸而進之病得良已親舊持牛
酒來慰曰孝哉此子及父母沒廬于墓下執制過于哀不脫
經帶躬自具饌以終其祥服闋與弟妹析產止取祭田若祭
器晨必謁廟出入必告朔望必奠時物必薦春秋必上塚垂
八十不懈益虔朝廷將以孝旌閭公力勾止之萬曆壬辰公
年七十九讀易不輟倭寇至避地春川春川陷公義不辱赴
水死死時作詩繫衣帶恬然也寇退始收體歸葬于鎮川銀
嶺娶洪氏長子震訓導次子霽奉事二女適奉事閔友誠判
官李應泓震子弘衍訓導霽子弘允引儀公既沒門人成公

晉善掇拾公遺藁以傳後公雅不以詩文為事然文如朴正
庵詩如鄭湖陰諸公皆取正於公云予嘗見花潭集有門弟
子記記公姓與名與官官曰學官而行狀不書意公除官
不就且學官卑官也不稱於高士其不書宜哉去公之世且
三百年于茲矣遺風寢邈而其子孫在清安全義之間日益
寒微而不振也悲夫銘曰

清之山兮生也靈春之水兮沒也寧山高水清吁嗟予先生
釜山鎮僉節制使累贈議政府左贊成諡忠壯鄭公

墓誌

越我昭敬王二十五年倭人大舉入寇陷釜山釜山節制

鄭公撥死之明日陷東萊東萊都護宋公象賢又死之是時李珣以兵馬節度使亡走二公既死時人以比巡遠並享忠烈祠至今焯焯人耳目然鄭公武人也世所以尊慕公者不免在宋公下嗚呼死等耳庸詎以文武而異視之乎倭人之入關北也觀察使洪汝淳亦亡走苟免珣與汝淳有以異乎無以異也則鄭公之不當與宋公異視亦明矣或曰忠孝由讀書出以生則汝淳之罪為尤大以死則鄭公之節為尤難公字子固慶州人鄭氏自高麗軍器尹諱珍厚世襲圭組太祖朝開國功臣良景公諱熙啓良景之孫漢城府尹諱之禮府尹之孫敦寧府都正諱世賢其最著者也考諱明善以

都正之子出為伯父郡守諱世豪後亦官郡守妣南宮氏觀察使諱淑女也公以嘉靖癸丑生少好讀書以儒聞既而以親老去而學射中丁丑武科歷宣傳官出監海南縣海南治佐元帥禦北寇鍾城北寇平復出為巨濟縣令還為籌司郎一日公卿咸會決事公載筆就位即與文奇字無不應聲書如流一座稱善公神采峻整寡言笑素稱為長者至是名譽日益崇兼帶八司郎陞拜渭原郡守秩滿以訓鍊院副正還尋改司僕寺仍兼內乘時倭酋平秀吉以不許假道怒我倭兵朝暮渡鴨瀨以公為釜山節制折衝將軍公泣辭于太夫人曰兒既許身於君矣忠孝不可以兩全願母氏自愛勿

以兒為念太夫人泣而拊背曰去矣汝為忠臣吾亦何恨公跪而承教顧謂其妻曰幸善事吾母聞者莫不流涕既至常終日欽欽既敵且鍛為死守計夏四月十三日倭將平秀家等率舟師二十萬舉帆直指永嘉臺候人馳公亟乘艤以逆之倭艤幾於蔽海而公以三艦自隨軍無後繼且戰且退還入城堅守將入穴其艤悉燒城外人家發聞使求救公入城賊遂進軍圍之數重公登譙樓是夜天氣清月皎皎如晝使人吹簫於前安閒如平日一城為之晏然鷄鳴賊肉薄登城劍氣亘天礮聲震地公神色不變厲氣巡城士無不奮迅爭先天下如雨賊屍山堆者三賊震怖以公黑衣相顧曰慎莫

近黑衣將軍俄而城中矢盡有一裨將前曰事急矣請縋城而出以待援兵至公笑曰死當為此城之鬼奈何棄之勿復言乃曰敢復言棄城者斬既而又下令曰吾則死矣欲去者去士卒皆泣無敢離次者是日中公中丸死於是釜山不守始副司猛李公庭憲為公幕賓從公死之公有侍妾曰愛香年十八聞公死奔走伏尸哭極哀自刎死其僮公奴龍月亦赴賊死公雖弓馬乎遊常蚤起讀書不病不廢少讀朱文公小學至居則致其敬終身誦之及公殉節識者以為是有所本不與一朝慷慨者比事 聞贈兵曹判書久之秋浦黃文敏公奉使如倭倭將平調信為道公忠勇不置曰我師之

渡海也大窘於釜使城中兵多何可拔也自釜以後則易與耳因說愛香併命事嘖嘖再三天啓壬戌土兵黃加山等迎使者暴公忠烈使者以聞事本末益著 肅廟辛酉 加贈左贊成癸亥 旌其閭 賜諡忠壯夫人任氏府使子雲之女端肅有識度生男昕昕亦行義出入始昕從公之釜一日與之酒使亟歸曰不爾則及禧昕泣曰審如是阿爺在兒將何之公曰父子俱死無益也汝歸養吾母與汝母昕不去叱從者扶出上馬居十餘日亂作昕誓不欲與賊俱生結諸死事人子勦力倡義號曰復讎軍後為三道整理使整理男伯基縣監縣監八男爾說爾尚西部叅奉爾亮 恭陵叅奉爾

弼爾光爾瑗爾載爾誨忠烈祠既成百有餘年守臣為壇釜山城南門外以公殉節日祠之李公及愛香龍月並配食焉公之孫湘時時從莘煥問字一日謂莘煥曰吾先祖墳墓在麻田郡新陵尤庵先生為表其墓而幽誌闕焉盍圖之莘煥念公忠節昭乎如日非醇德遠學如先生者未易發揮莘煥之愚其何能與此然公之門自玄孫 贈執義麟重被誣邁梧衰微已甚世遂不以鄭忠壯為言嗚呼何以勸後世之為人臣子者哉為是之懼不敢以匪其人辭銘曰
有妾潔兮有僕竭兮有客揭兮于嗟乎鄭公之烈兮

李敬五墓誌

鳳樓集

詩話

三十一

李敬五既没十有九年其孤熔泣而請銘曰先人之没也熔甫十一歲先人事行其有知乎我大母在時嘗謂熔曰爾父之孝非勉強也性也爾父三歲而孤徃徃不乳索父啼見者為之揮涕既長以不省所怙為至痛出必告廟既告輒延行廟前愀然遠望而歎歎者良久歸亦如之吾嘗寢疾病張燈達曙者且半年爾父衣不解帶左右扶將困則倚壁而睡時復蹶然拊頂問劇歎何如者一日如也出延醫入煮藥不倦盜勤病卒良已族黨有不以孝子稱者乎嘻爾父之孝性也非勉強也熔之所聞者止此此不可泯而無傳敢請敬五諱秉敦望出延安 英陵名臣文康公諱石亨之後歷四世忠

定公諱貴忠翼公諱時白父子以勲業著又歷四世更曹判書諱瑜左議政諱瑄兄弟以名節聞皆敬五之五世祖也曾祖諱坤吏曹判書祖諱祖應生員早卒考諱伉亦早卒妣青松沈氏諱能準女敬五以 純廟癸亥生年三十四丙申十二月二十三日卒葬于公州萬壽洞良坐之原配祀漢俞氏莘煥女弟也有一男一女男即熔女適鄭志鎬敬五面雪白易直子諒與人言由由然率其天真其遇蜂螫蟻咬亦不忍殺之也長於詩有作輒清新可喜嗚呼李氏大家也連三世仁而早卒家以寢微茲曷故焉天其有待於後乎銘曰堂耶斧耶壤以樹嗚呼敬五

進士金公墓誌

金生慶烈以其先祖進士諱光遠字彥明行狀來寒泉李先
生作也請余銘固辭生館穀吾門前四十日日再三造余曰
不得請不去且曰銘不在多但願得百餘言余於是不得終
其辭公靜庵趙先生門人也先生邁格變名明遠大歸長興
越三年以先生黨被逮格且不測賴鄭文翼公力救止謫海
南尋宥還家居教授學者稱月峯先生年七十三以卒卒後
百有餘年牛山安公邦俊以公行義師表南州立祠泗陽並
申靈川俎豆之公靈光人父曰塊司諫院獻納祖曰璋史曹
叅判有男三人嗚呼問公之師趙先生也問出力而救公者

鄭文翼公也問所與餽享者申靈川也問其倡餽享議者安
牛山也此可以知公為人矧毀譽不苟如寒泉先生者狀其
行而揄揚之乎公之被逮顏色陽陽疾革且殊沐浴正席行
狀云銘曰

堂谷之原上有老柏老柏長松君子之宅

太學金公墓誌

始余爲兒時學於太學生金公公文簡公諱淨之十世孫也
生於清州卒於京師而葬於清州公少孤能自知力學以文
章蓋湖西遊京師京師士大夫亦莫之先也中進士遊太學
時士氣風靡太學日非公正直自持以倡諸生有不吾如即

公卿子弟輒面折之不直一錢於是諸生肅然以比何蕃公
辛都人士齋咨相吊以為太學無人也公娶成氏生一女後
娶盧氏又生一女李完溥柳永老其二婚也公無子以從父
兄子秀龍為子秀龍又無子以從祖兄子文憲為子公善讀
書每晨展卷聲滿天地而疾徐高下相間如樂作焉雖婦人
孺子聽之未嘗不稱善也余之學於公也思有以效之一余
心詳余聽公疾余疾公徐余徐公高余高而公下余下始余
讀書不知其味不肯聲稍稍似公書稍稍有味自是不屑不
讀讀亦無不可知者余之愚不肖得免為不識字人公之力
也撰公墓銘三十六言俾文憲及為公外孫者李學老鑱而

瘞之

諱志恭字道以考商衡妣俞氏生於壬辰壬午不起周內之
鄉內谷之里誌而銘之以告無止

恭人沈氏墓誌

恭人姓沈氏籍青松毅庵處士諱能胤之女配通德郎大邱
徐公諱中輔生男廉淳淳應淳處士篤學力行為士友所推通
德郎以大家子謝芬華就淡泊因而無怨廉淳淳應淳俱以孝
友聞嗚呼父與夫與子之賢如此即恭人之賢亦可知已按
行狀自稱齒一遵父訓既嫁以閨範隨奉而周旋處士作也
亦以授婦與女夫家貧甚飢寒交至不戚戚也所居數楹而

聲不出於外不親巫書不閱稗說凡事惟君子命雖小不稟不行責或過情無辨也於子女不以姑息愛長子十歲適百里受業色夷然也少子在京師惟恐所與遊不端聞文學之士至喜甚饋食有如其治家也至老不倦諸子或言不可輒以文伯之母所以責子者責之臨沒指兒孫顧少子再三說蚤教小學嗚呼恭人其賢子哉沈氏青陽君諱義謙之後贈吏曹叅判諱鏗大司諫諱勗之處士之祖與禰也徐之世閔見通德郎碑恭人以 正廟癸卯生 今上辛亥卒葬於廣州亥龍山下負良之原去通德墓二里而近恭人又生二女適朴來明沈宜鎬廉淳應淳各一男並幼余聞恭人之喪

二男俱素食三年其孫男幼而喪母亦能素食異之意必有孺染而然今見恭人狀有語及食素者余曰噫嘻是語也其信夫既而曰是語謂狀不信可乎是為銘銘曰
雅言曲禮內則庸行誰歟傳者後世子政

淑人金氏墓誌

日有二生纍然以薦蒯至問之曰李瓘鉉鳳鉉也請吾先淑人墓銘莘煥辭曰母聞子有作以簡為悅比真吾所願請銘者莘煥嘻曰吾固以簡為悅者子亦悅我之簡乎悅我簡也其欲不夸而稱乎此真吾所願為之銘者按其狀淑人姓金氏安東人也嫁前豐基郡守李公在周淑人之考縣令 贈

執義諱履坤之孫文忠公諱尚容之八世孫諱有根也郡守直臣大司憲諱喬岳之五世孫也淑人生於正廟戊申卒於今上丙辰葬於楊州白石鄉陵內里其墓負巽而抱乾有二男二女男即請銘者女長適趙性教次適宋欽毅權鉉一男源奎趙性教二男宅奎容奎故相國鄭公晚錫淑人之母之兄也亟稱淑人之孝於親二男皆江者也人往往原其所自此其表見可書者銘曰

嗚呼淑人匪華伊悃悃日用既簡且默十三而孤有弟呱呱不聞阿孃嗚嗚阿孃嗚嗚不粒于嗑不粒兒亦不漿兒亦母心兒忖日夜惶急母出兒出母入兒入不逞假寐寐

藉母裳噫嘻至誠卒保阿孃淑人既皤其慕猶孺語及父母有淚如雨父舅母姑怡怡愉愉夙興夜寐漱澣舂榆嫂叔之間時然後言妯娌與處無此襦爾裙在約既久淺遊溪舟藜藿當肉不枝不求淑人有子雖愛勿貌藜藿者屋有客來教考亭小學淑人所祗孺之染之又面命之人言李氏傳家悃悃悃悃傳家嗚呼淑人

通德郎徐公墓碣

廣州羊角山之西有崇四尺而負癸者此故處士徐公之墓也其孤廉淳應淳相與謀請於砥山李公敏行誌其穴既又謂余幽誌顯刻兩不可闕子盍圖之應淳既從余久李公之

言又可徵李公君子人也余是以不辭公大邱人諱中輔字致正司宰監僉正諱有豐之子黃州牧使諱尊修之孫通德郎諱命休之曾孫徐之先顯者有忠肅公渚為穆陵名臣達城府院君宗悌為元陵國舅由忠肅至達城四世達城至公亦四世始涵齋徐公懈學於退溪篤行不仕其子忠肅公以家風從栗谷龜峯學卒以身股肱王室徐之顯實自涵齋始公生長京師早喪父母以為至痛中年與羣兄弟折箠公以墳墓所在築于利川遂止不去公為人貌和而性嚴與人乖不隨好施予不疾于頑有負公者輒曰吾與負人寧負於人人亦以此服公然見人有過諭責切至至涕泣歸改

不喜談命曰顧人事何如耳安用推占為哉及居利川怡然自守謝公車息交絕遊遂不至京師惟父母忌日至必以祭需隨病不能至晨起正衣冠西向痛哭公之外祖父曰大司諫朴公盛源朴氏墓在利川亟往省焉樵牧之不敢近公之力也六十三乙巳夏忽兩行拜家廟而歸歸而意若不怡者是年十二月竟不起先是有言遇六日蚤鬢則父母見於夢公如其言月三蚤鬢以為常臨沒猶不廢伯氏正言公嘗有疾奉而至家日捕蛇餌之公必親煎既煎未嘗不先嘗曾禱子發痘人以為言不少撓已而兒亦無恙伯氏沒日上其墓哭臨有年有庶母生而養於公沒而葬於公其邁厲也亦

以身救之庶弟出而死不憚遠途上崢嶸以觀歸歸之先
壘哀其女而鞠之嫁不失時公之教子動必以規矩自稱齒
不許跛倚不許去偏機其歸女也作女戒戒之砥山李公學
有淵源公常以為可以托子李公家在砥平萬山中相去几
十里廉淳甫十歲已僕被就李公一日公疾甚家人將召還
公不可乃止時廉淳離家已四年矣噫醇凜朴散利欲日滋
熙未穰往以桔仁義者踵相接也迺公修諸已而不徇於外
斂跡林垌因而無怨何其賢也其篤行如此所以遺子者又
如此其亦涵齋之遺風歟天之報施不在於身必在於後吾
安知顯者如忠肅達城者不復出於徐之門乎公配青松沈

氏士人能胤女有二男二女孫男女若干人銘曰
穆穆涵齋芝之根也忠肅燁燁大其門也侯來侯弟英而瑞
也既數復晦安且敦也謂高有常貞斯元也匪我謏公有子
孫也

象時軒尹先生墓碣

長湍之北葛峴之西有負甲而墓者故處士尹氏諱慶畬字
子和之藏也諸嘗從遊者相與謀題其墓曰象時軒尹先生
而杞溪俞莘煥序而銘之先生海平人翼正公諱堦之五世
孫也曾祖諱涉水原都護祖諱得敏 贈領議政都護佐選
部有聲議政以士林所推為太學將命考友化子諱思東隱

居不仕以孝聞友化相國文翼公之弟也 莊孝王高其志
生褒沒 賻以寵異之友化子娶大齋俞先生諱彥傑之女
生先生先生家勢焜赫為世所慕先生又夙穎絕倫文翼為
政先生輒與聞時年十八九人以大家之佳子弟目之向使
少骨意進取軒駟鍾鼎可端步而致也乃先生為人澹泊寧
靜澡身礪行惟友化是則加以學問以述大齋規撫故芬
華波蕩不入於心人皆劫劫我獨提提人皆項項我獨囂囂
年六十以布衣卒時 哲孝王三年丁酉也後六年有為禮
部者以先生學行筵白請 贈贈先生朝奉大夫司憲府持
平士友咸曰先生儒者深於經術 贈持平不如 贈經筵

官先生凡三娶韓山李氏戶曹判書諱台重曾孫岑城李氏
吏曹叅判諱翔六世孫原州元氏學生諱益壽女元氏生二
男致祖致暉孫男女若干人莘煥事先生久也所服乎先生
者深也或曰先生仁孝人也母夫人既老以風不仁卧起不
得自由先生侍側不離抱之持之抑之搔之衣而紬之梳而
批之泔而頰之飲而食之湯則澆之硬則柔之日夜服勞無
休時妻孥冀其小安亟請以身代之不許凡十有三年不懈
益勤先生有田在他郡其直數十萬錢異姓之親居其郡者
偽書為券賣其田先生聞即馳書曰何不吾告吾不當許
耶並券致之不以語人所服乎先生其在是乎莘煥曰未也

或曰先生清介人也先生三十年在京師三十年在坡州坡州以後不復治公車業矣非其義也一介不取見人不善若將浼焉在坡州三十年所與遊僅四三人京畿觀察使嘗以經明薦先生先生聞之嘆曰古之刻薦不求而至今之刻薦不求則不至豈吾姻婭親戚為吾先後之耶是余之罪也夫不復至京師所服乎先生其在是乎華煥曰未也先生自少日不喜聲色惟書籍愛既長以篤學力行為事所尊乎下者洙泗浴閩之書也四十年櫛瘠不置母夫人之有疾也服勞不暇暇則手一卷且披且吟嘗曰理不與事為一焉用學為事無巨細一於理揆之剖析到底然後坦然由之故日用之

間居之以仁行之以義所以敦厚而直截者表裏如一卓乎非衆人之所可幾也嗚呼知德者鮮自古而然矧後世乎先生言去其文行舍其歸其有所著亦未嘗出以示人故人之見之徃徃不知知者亦以為有行有守者而已然先生所造者深其所立者大惟其既深且大是以內重而外輕不為譽勸不為毀沮此豈夫人而知之者哉易安齋李公先生之妻之兄也簡重少許許先生深嘗說先生始末曰豐吾不見其所約吾不見其戚真素位而行者也嗚呼李公其知先生哉先生所著有中庸圖說道說若干篇識者以為可傳也茲書一二所觀記使百世之下知有有道之君子人象時軒尹先

生云爾銘曰

於先生修諸內也含章而晦也不見知而不晦也於先生

鳳樓集卷之八目錄

行狀年譜記述傳

兵曹正郎柳公行狀

從祖叔父牧使公行狀

從祖叔母李氏行狀

先考復元齋年譜後記

先妣柳淑人事行記

全義縣忠臣孝子傳序

詩

冠岳歸路尋紫霞洞

華藏寺別尹生秉鼎秉益

與金渭師陪臺山先生遊華藏寺

文處士秉烈挽

跋文

文集跋文

附錄

行狀

墓誌銘

謚狀

鳳樓集卷之八

杞溪俞莘煥景衡 著

門人達城徐應淳 校

清風金允植編輯

行狀年譜記述傳

兵曹正郎柳公行狀

莘煥柳氏之出也柳氏自鼻祖世襲圭組至正郎公諱格字壽甫而不復顯日莘煥適臨湍外氏家眩其故篋得尤庵先生所抵正郎公書顧謂公六世孫諱曰公嘗從尤翁遊于諱欵欵有問曰諱也何知諱聞諸吾祖吾祖聞諸吾族祖同樞

公曰公為候尤翁自臨湍跋涉千里再如長鬢又遣其從子諱載元奉書替謁焉此其復書也公之歸尤翁亦嘗以詩贈之其詩蓋有路遠須加飯天寒莫倚樓之語而原篇見逸獨此書尚在噫公之好賢若是之篤也而世無知者豈不悲哉公少與從兄承旨公諱格聯鑣方駕聲名藉甚時人多願交者公之姊夫尹公昌明睦來善之妻之叔父也與公隣居來善介於尹公屢造公家繼而致書速公公謝不往而承旨公與來善為寮恥之棄官歸來善以是深恨公兄弟同樞公諱瑛公之從孫也去古未遠蓋嘗道公事如此云曰然則何不備述公本末圖所以闡揚公者諄曰小子生也晚文獻無徵

雖欲盡公之詳何可得也公以崇禎癸酉生年六十二始登科又十四年卒丁亥三月四日也其所踐歷者成均館直講典籍禮曹兵曹正郎魚川道察訪保寧縣監具有告身在所著述有古詩一篇歸去來辭一篇在斷爛之紙湍之東高浪江上有臨江書院去公所居南谷五里而近先時有影堂奉安晦軒李牧隱遺像于其中公偕一鄉之士議建書院以金慕齋思齋兄弟配焉既成定院規如儀乃日審書院與村秀才子講經史湍上多文學之士者由公勸講之力也事本末詳載書院古蹟記時四隱堂李公禱尊室于公之里公與之朝夕講論交誼日隆又嘗同修禊事以正里俗如呂氏鄉約

其稷憲至今尚在噫以諄所聞不過如是是烏足以闡揚公
哉莘煥曰唯唯否否詩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如公之候尤
翁絕來善宣夫人之所可能哉候尤翁好善也絕來善惡惡
也好善仁也惡惡義也之二者已足以不朽公又何必他求
哉柳之先文化人掌令諱濕始徙全州其子諱克恕孫諱濱
俱官直提學自是爲國大姓五傳而至叅奉諱巖寔公高祖
也曾祖諱希哲不仕祖諱潭以文學鳴登科官持平而沒考
諱宜泳通德郎妣安東金氏護軍諱鼎三女公之配曰淑人
吳氏籍海州正郎諱聖蒙女生五男長載陽次載熙次載夏
次載厚次載時俱通德郎長房男瓘通德郎瑜縣監二房男

瓘璵三房側出男琳四房男城通德郎五房男瑄曾祖以下
不盡錄而城生諱德普是爲莘煥之外祖父也莘煥歸以所
聞於諄者誦于家大人之前家大人曰然有是言也余少也
則薄遊于滬上其故老往往說公事如而今日之所傳云公
之藏在南谷家後戊戌之原淑人附左而墓尚無銘悲夫世
尚有不靳一言以發公潛德者耶傳有之信以傳信疑以傳
疑君子之立言也無微則不信不信則不書公之可徵在口
而不在書人孰從而信之耶雖然太史公徵畫工傳留侯徵
藥醫傳荆軻畫工藥醫而可徵也則莘煥之言亦將在所徵
耶悲夫

從祖叔父牧使公行狀

公諱秉柱字德汝始祖諱義臣以新羅世臣義不事高麗遜于慶州杞溪縣子孫遂為杞溪人在我 中宗世有諱汝霖坐趙文正公事免官久之復起至禮曹判書諡曰景安景安子戶曹判書諱絳以直道忤尹元衡幾不免事本末具在野乘歷三世文忠公諱榮文忠之弟監役諱渠以節義相高崇禎十年我及清人平文忠公以死事之而監役恥之不赴舉不任公監役之五世孫也高祖諱命一義州府尹 贈史曹判書曾祖諱復基進士 贈左叅贊祖諱彥述大司憲靖憲公考諱漢紀錦山郡守郡守公初娶完山李氏無育繼配曰

淑人韓氏右議政韓應寅之七世孫也 正廟戊戌八月十三日生公公生而卓犖八九歲與里中兒教盪里中兒皆出公下郡守公少從漢湖金先生學動以禮義自持公既長折節為恭行已不苟一以郡守公為法甲子中進士辛未補崇陵叅奉時郡守公已下世獨韓淑人在堂 除旨下公曰此未可悅親耶不赴舉士大夫知與不知咸曰朝廷失一度支材矣甲戌準年格遷濟用監奉事轉義盈庫直長乙亥調為 世子侍直歷掌樂院主簿遷刑曹佐郎丙子遷 宗廟令漢城府判官出為甑山縣令是時甑山軍餉連年不收因鹿楊然而縣令匿不以 聞朝廷不知公言於監司以便宜

從事不煩民力而困鹿卒復其初公私兩利之丁丑陞拜平壤府庶尹至則除府庫緡錢不當屬官者二十萬歸之胥徒削俸三十萬予大小坊里有差使歲取其息以防書版籍者雇直吏民皆大喜平壤關西之都會也人民衆獄訟繁賦籍兵項浩如烟海公以星出以星入正色率下而不矜不擾百度修舉廣傳舍大修箕子廟倡率邑中賢豪行鄉飲酒禮出官錢貸吏緩其入俾得以區畫稍食其檢尸也具胥徒食以往俾民無有所與韓相國用龜奉使如瀋陽還過平壤士以書民以言遮相國願留公者相望於道相國舌橋然不下至京謂人曰吾馬之不得前僉某之故也已卯夏秩滿願留者

日至監司監司將啓請于朝或沮監司未果復入漢城府爲判官遷庶尹庚辰遷繕工監副正尋除砥平縣監以親病不赴辛巳孝懿王后昇遐差山陵都監郎監伐石事總護使殊其能會大疫旬日之間山陵郎死者什三四以憂去官者亦不下死者之數總護使度復土有日代者不可及憂懼不知所出謂公曰事急矣非公莫可煩公一切攝其事公左酬右應事無不立就梓宮如期下方中總護使大喜山陵成爲儀軌郎壬午除社稷令尋改掌樂院僉正冬差撤慶園都監郎明年春事訖又爲儀軌郎夏韓淑人卒解官歸丙戌除廣興倉守居數月遞丁亥宣惠廳辟爲郎未

錢 除利川府使為政一如平壤時壬辰陞尚州牧使出俸
錢修學校濬川渠夏大水洛東江決夾江數百家昏墊蕩析
大出俸而周之民得安堵如故州北有大陂曰恭儉池者洛
東以西延袤數十里皆仰其溉灌州之治舊多螟蚣民往往
中其毒即治之南一里種粟為林以除之至是廟堂議決陂
柝林以墾田公以去就爭之事得己州人至今賴之明年以
課殿罷歸自是絕意仕宦屏居簡出惟書史琴棋是親優遊
以卒歲庚子六月十七日卒于果川下北村第壽六十三八
月窆于村南郡守公墓左岡壬寅四月穿其配淑人李氏之
墓合葬焉在水原馬耳山下後寺谷淑人 世宗別子密城

君瓌之後弘文館校理晦祥之女也有女士風別有行狀有
二男一女男長永煥前縣監次敬煥女適李秉元永煥生一
男二女李秉元生一男永煥男致庠長女適金哲根其餘幼
公為人豐下腰大八九圍動止如山聲如洪鍾善笑語外和
而內剛聽其言如坐春風之中至於臨事而斷之以義耿然
人不可得而犯之氣魄過人飲酒不至十數杯不醉醉不失
言每日鷄三號起雖夜分而寢亦然公孝於父母友於昆弟
仁於宗族而信於朋友郡守公既老卜居江湖與宗族賓客
日置酒為樂以終其餘年西水陸之品惟郡守公所命雖力
所不給不以為言郡守公有疾夜不解帶晝不適私室至三

月不懈及喪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喪韓淑人也公年垂五十矣三年上食一未嘗以人代之郡守公墓去公家可三里所日往以省之有故間日而往三十年如一日韓淑人之改葬以祔也小子及墓前和見公踞然而哭終日不停又終夜不停既墳而後已觀者爲之動色韓淑人卒事姊氏如母事無大小諂而後行有不言言無不施既喪而月餉如生時至于三年竟公沒姊氏祭祀米麵食酒果魚肉悉出於公於從父昆弟若從父昆弟之子財無物我取之者視若外府中表宗族待公而婚者三十餘人其於喪也亦然待人無間賢愚貴賤一以悃悞不設畦畛見人有過夫輒面折不少借而忠

厚和平之意行於其中故人亦信其爲愛已也退聽其私不一辭歸誠長者者寡矣故舊所善者死恤孤而嫁娶之有流竄海島人不敢顧恤者豐其饋而亟問焉或說公曰公之財有限而好施不已獨不爲子孫地乎願公改圖公曰財之聚散仁與不仁之所由分也人而不仁焉用財爲且豐瘁有時就令不散庸知其常在那乃若子孫衣食亦各自謀耳非吾之所當知也以故公之在世家無長物其沒也惟舊田廬在焉公重禮法識大體嫻於國乘野史於古今賢邪是非辨之明而守之確常曰士之決科將以伸其志也自古及今決科而不屈其志者果幾人耶屈則辱伸則殆不如祿仕之止

於代耕也有以科舉引公者謝不應其治郡以嚴為本而排
布設施井井不紊民以為便事或不便於民雖監司之所指
揮格不行卒以此見忤於世而功利洽於百姓故所至頌聲
興冶金琢石者指不可勝樓公之所以居家處世者大槩如
此嗚呼公之德行非顯蒙如小子所能形容也竊嘗以為仁
足以普施強足以任重謀慮足以決大事其或庶幾於公之
萬一耶謹叙次為狀以俟立言之君子

從祖叔母淑人李氏行狀

我從祖叔母淑人李氏以己亥五月二十一日卒春秋六十
有二有男二人女一人孫男女昏而嫁長男已仕為平澤令

矣衣衾麗都沐櫛可以鑑臧獲之哭于庭者其指五百隣里
咸嘆息言五福全矣中表宗族有女子子者為之祝曰得如
李淑人足矣乃吾叔父哭之慟越月而踰時涕泣不能收
一日呼小子曰華煥爾亦知汝叔母賢耶噫吾與汝叔母為
夫婦五十年不見其疾言遽色雖奧突之間即吾在其容齊
如吾之呵責或過情而未嘗出半辭自解是亦難矣在汝叔
母則枝葉耳夫文妬從女女之妬恒物之大情也惟汝叔母
不然噫吾之有所畜察汝叔母之色矣其色自如也况有言
乎是可書爾其述一通文字以示後謹按淑人完山人 英
廟別子密城君諱瓌其始祖也其後有頌議政文貞公諱敬

與大提學文簡公諱敏叙左議政文靖公諱觀命以文學節義聞淑人文貞之來孫文簡之玄孫文靖之曾孫祖諱弘之三陟府使考諱晦祥弘文館校理妣楊州趙氏直長諱遠慶女 健陵戊戌六月十五日生十五歸于前尚州牧使俞公秉柱是為我叔父叔父錦山郡守諱漢記長子大司憲靖憲公諱彥述長孫也靖憲公子孫內外男女數十百淑人為宗婦舉一門望淑人如輻湊穀而淑人之賢使衆口無異辭自始至進則夔夔退則祁祁固有越厥度祖姑權夫人姑韓淑人常嘖嘖言吾婦吾婦郡守公之治郡事有綮錯絲棼輒召淑人告之故且曰何以處之淑人以所見對語未究郡守公

輒粲然曰爾言是也吾已處之如爾所言矣其自錦山還也聚家人謀所以償稱貸者顧淑人曰爾貸幾何對曰亡矣郡守公擊節而嘆曰真士大夫女子也居無何韓淑人老以家事聽淑人淑人虔共不懈朝夕饗飧若貳膳常珍凡所以饗舅姑者以身而不以言衣服亦然或計日不給則耿火達曙終不一令人紉箴郡守公之寢疾夜不解帶堂而不室者匝月韓淑人以疾委狀褥一年晝夜扶將匪如廁不離及其革也六夜不交睫其將嫁女也縲白氎而曬于庭以供衣裳女公見之顧淑人曰可以及吾女乎淑人夷然曰諾織而分之歸女公女公退謂人曰賢哉吾之弟婦嫁女之用而可以許

人耶然吾所以求此知吾弟婦心故也於子女愛之以德不以响响爲仁女與婦不異視也叔父篤於親家又不置宗族賓客食於叔父者壞壞相踵值歲時伏臘有噴之聲聞四隣淑人一一顧指不以親疎而左右之叔父買亭於漢水之南亭之勝甲於國中每風清而月朗衣冠闐門浙炊相次如魚鱗奴飯馬豆疇應不暇婢僕供役者不敢出一聲呢呢淑人之教行於閨門之內者蓋如此始郡守公常曰新婦有德矣神其福吾門子已而果然二男曰永煥敬煥一女適李秉元孫男曰致庠孫女適金哲根俱永煥出其在羈角者永煥二女李秉元一男也始葬于果川下北村玉女峯下歲之十月

改葬水原里曰青龍山曰馬耳負坤而抱艮小子之在襁褓也淑人乳之故小子事淑人如母而淑人之視小子二男可三歲庚寅小子西每東遊京師輒館穀于叔父所小子以痰痞之証夏日而飲湯淑人朝夕視小子澆飯之水而顧侍婢曰得無滄乎六七年如一日戊戌小子以妻子東止叔父之里而居焉淑人甚懼然凡所以絲我而穀我者不待叔父之言小子受恩罔極今於文字之役義不敢辭謹叙次如右顧辭旨蹇淺弗克揄揚其萬一後之銘淑人者何從而得其詳耶雖然不妬之云出於夫之口二男可三出於夫之從父兄之子之口銘如是足矣豈在多哉

先考復元齋年譜後記

府君存心仁以厚處事剛以直

風采峻整言笑不苟妻子不敢仰視其在父母之前則怡怡
愉愉聲氣可樂

一進一止皆有常處日用百為亦皆有一定之則

府君五歲時靖憲公亟稱其才以比梅湖梅湖靖憲公從兄
也靖憲公常云梅湖之才近世無比

七歲與羣兒語有言人不學者府君誦史記曰當何面目立
天下乎伯父府使公聽而奇之

靖憲公常曰某之為人有執可以為學矣

靖憲公甚愛府君府君亦慕公甚有事則已無事則侍側不
離故靖憲公本末若家國故事靡所不聞而几厥攸訓聰
聽而默識之故府君所以居家而處世者一遵靖憲公成
規至老無改

自幼時出而遇異味則不食而懷之以獻于權夫人

癸丑僉樞公以瘧疾服野人乾府君必先嘗之不嘗不進

伯父府使公仲父郡守公亟稱府君之孝府使公嘗曰吾之
子侄某也最孝郡守公嘗曰古所謂孝感所致者其某之
謂乎吾之弟婦寢疾病醫皆以為不可為矣忽有同姓一
人云自青陽來慕之以藥藥下病愈非某之孝何以致此

父母既老恒在父母之所其在私室者鮮矣

僉樞公既耄府君亦老矣以風痺奄奄而朝晝夜三時不廢
問候之禮夜則侍坐至二更僉樞公就寢然後乃退

事雖細微必請於僉樞公不請不行請亦未嘗有不許者
嘗戒子若孫曰出必告反必面遊必有方復不過時此吾家
世守之法也汝曹無改

父兄在時雖粒米尺帛未嘗私用故郡守公之在陰城也不
問府君之所用僉樞公之在同福也不問府君之所用府
君之在金化也嘗謂不肖曰人家子弟往往有不告父兄
而私用者故子弟所索吏輒拒而不納汝曹寧有是耶

其在金化也一以養老為主雖邑小俸殘力常不任而甘旨
之所以適口者輕煥之所以優體者靡所不具藥餌如參
苓鹿茸之屬極力旁求鑪鼎不離於前其他凡所以安其
身而娛其目者亦皆隨宜以致之僉樞公所欲施與者雖
不甚急一切惟命之從毫無所拂以是在縣一年田不加
一畝宅不改一椽子弟以為言輒曰吾已六十餘矣力疾
奔走不遑寧處者曾為家人產業而然耶老親餘年無幾
及此供歡以諧人子之願足矣此外更何求哉及其居憂
解官家無所有既殯且奠米薪已復不給矣

乙亥居憂時年五十六甲申居憂時年六十五既老且病不

堪持制而三年含恤其容有戚時然後言笑不至矧徐夫人大祥後稟于僉樞公代行晨謁之禮服闋乃已

常曰世之所謂博雅者騫於天下之事而忽於其國之事騫於其國之事而忽於其家之事豈所謂當務之爲急者哉於是博攷乎國乘野史及諸家文集若族譜作僉氏追遠錄又撰先世墓誌

於祖先手蹟愛之重之雖片楮尺牘一一收拾帖而藏之嘗買禮疑類輯粧潢鮮新者以置之未幾從氏以家貧斥賣家藏禮疑類輯有府使公手蹟而粧潢渝而生毛者府君以鮮新者易而置之

寢必著青氈帽弊不堪著者以終身靖憲公僉樞公兩世所著者也其他器用有祖先手澤者亦皆終身不易

親戚富貴者或以高亢病府君而其貧賤者則皆稱府君之敦睦

僉樞公之殯而未葬也聞從弟婦朴氏喪謂子弟曰顧今葬禮有日所須甚多不暇言他而匍匐之誼在凡民亦然況從兄弟子乃計葬禮所須而置之傾其所餘以歸之從弟驚曰吾兄之解官歸也家無所有吾已知之矣何能及此因曰諸父所以亟稱吾兄之賢者良以此也朴氏兄弟亦以語人曰此又讀書之力果不誣矣

大姑之孫在湖西者歲一再至至則善遇之言笑款款其至
金化也贖行有加以悅其心日記昔吾童子時大姑以其
孫至每囑我曰爾其善相吾孫言猶在耳何可忘也
四十以後廢舉不赴監試則三十五六歲已不赴矣
國之所禁雖小不犯吾家世傳之規撫也府君自為布衣時
固已謹守既仕尤加謹焉一動一靜固敢或違人或以為
太執而不恤也其之金化任也將寅辭而卯發者以未及
治任勢將待明日是日出宿于隣家其所執皆類此
其在金化以小學勸課童子輒有賞賜歲時則存問父老饋
以米肉其有不孝不悌者輒招而致之賜之酒勸之以孝

悌

每月餼廩未嘗前期引用

府君自十六七歲出遊國子四門之間一時名士交結殆盡
與之朝夕追隨者亦多矣惟宰相子弟不與從遊嘗有時
宰相子弟來訪者不得已而之其隣請而見之曰布衣蹤跡
不敢到宰相門下望不為異
朴判書宗慶我伯氏之友壻也嘗來訪府君曰子既好讀程
朱書吾伯父之所願見也盍一往而先之府君曰吾將往
矣竟不往晚年以語不肖曰近齋宿儒也固所願從遊者
但其家是戚里家也嫌疑之際亦不可不慎此所以不敢

往也

庚申辛酉間客有來訪府君者曰有一通文字在吾袖中願有以潤色之也府君問何許文字曰為柯庵建祠者也曰柯庵誰也曰金叅判也金叅判誰也曰金龜柱也府君謝以不能客曰點竄一二字足矣又謝以不能曰指摘字句有疵病者足矣又謝以不能客愧而退

客有訪我伯氏者曰聞君先妣與金叅判魯忠為姨從然乎伯氏曰然曰金叅判致意於君親戚之間不容不一見盍圖之伯氏以告府君曰汝母氏在時未嘗聞有姨從來汝則疎戚也一貴一賤而以疎求親無乃不可乎伯氏遂不

往

金永安祖淳府君少時交也未貴與之從遊既貴不與之從遊

嘗以女求壻有言金永安有子者不應有言朴判書有兒子者亦不應

常曰近世持論之公平者莫如尹文翼公著又常曰 正宗

朝二十四年士大夫出處語默之節當以尹諭善字得為最

每說士大夫家風亟稱松江鄭公之門曰持論之剛直無如鄭氏因曰鄭氏之衰微如此此乃世道之所以衰微也

府君與人寡合獨與瞿圃李公相許以知己常以李公為近

世人物之最

嘗曰吳士敬閱元履二人真所謂冰清玉潔者也可與交遊而特以宰相子弟之故嫌不相從或止見其面或一再還往而止良可嘆也遂命不肖受學於老洲之門

於邪正淑慝之辨一劔兩段不少依違

於書最喜孟子於東方諸賢最慕尤庵先生常曰學顏子不如學孟子之有力

凡作事有始有終未嘗有既作而中輟者

服食器用不徇時尚教子弟亦然

粒米必拾寸楮必收曰是暴殄天物也

記性過人嫻於歷代史牒而東方故事則幾於靡所不覽靡所不記人無問古與今知與不知一聞其名字號諡生年卒歲及世系源流則終身不忘
不喜明季以後文字

西洋之書雖數學農政醫藥之說一切不省物有自西洋來者亦未嘗畜于家嘗戒子孫曰汝曹其謹守勿改

嘗作地球辨其畧曰西洋之法以不分男女為大道天圓而地亦圓者乃所以不分男女也思以不分男女之道易天下故先以地球之說使人駸駸然入於其中而不自覺焉究其設心何其詭譎之甚也族父著庵公漢見而嘆曰義

理好處文章亦未嘗不好

嘗曰吾儒之闢異端亦須知所當先其能為害於當世者是也是以孟子之所距在楊墨朱子之所敵在陸氏今日為害之甚者其有過於西洋之說者乎餘姚西洋之窩窟也學者不可不以攻斥餘姚為今日之急務

答柳莘之誅書其畧曰李贄謂大道不分男女許筠則曰男女情欲天也倫紀分別聖人之教也天且高聖人一等我則從天而不敢從聖人贄筠之說為今日洋學之前茅而贄筠出於顏何顏何出於陽明則陽明所謂致良知者其非洋學之窩窟乎陽明之言曰那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

便是天理又答人問道詩曰飢來喫飯困來眠只此修行玄更玄此乃男女情欲天也之意也陽明示諸生詩曰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漫從故紙費精神又答人書曰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此乃從天而不敢從聖人之意也真賊綻露周遮不得僕何敢構虛捏無而勒定其罪案耶

嘗曰家禮源流是未成書者也後人之梳櫛在所不可已也於是校其舛訛補其闕畧作家禮源流補四卷既而謂不肖曰是書之開雕非先生之意也宜就原本增損竄易以

成完本而吾已衰老更無餘力他日爾其圖之

右先考事行五十則置之年譜之後所以備年譜之所未備也然先考事行有可書而不敢書者二粵在丙子春白燕至吾家家人異之府君居憂時也甲申以後堂前杜鵑不花二年丙戌花復如古亦府君居憂時也人皆以為府君孝感之所致然孝感所致之說府君平日之所不喜也每見人揄揚孝子者有以孝感為言則輒曰人子之孝如負米扇枕常也如冰鯉雪笋非常也何為舍常而道其非常也府君所以議人言孝者如此今若以白燕至杜鵑不花之說為可以揄揚府君則非所以體府

君平日之志也適足以重吾不孝之罪所以可書而不敢書也然有感斯應其理則有之而事既目擊亦不忍全沒其槩故姑此附記于下方以俟叟商云爾

先妣柳淑人事行記

寡笑與言於一切嗜好泊如也

在王考之前小心謹慎不問不敢言亦不敢與人言四十年如一日

男女之別斬斬如也即親兄弟他人不在不見也

庚戌外祖考棄世時先妣隨王考在同福縣衙衙有大賓之行先妣尸其饗忽心動失器器立碎家人以先妣未嘗失

器皆怪之俄而凶音至

外祖妣鄭孺人以甜瓜得疾不起先妣以是不食甜瓜
祖考妣年老而家甚貧歲又荐饑先妣所以就養者不懈益
勤自斫至昏或釀或餽或紉或繅未嘗暫時自安天寒則
躬自斫薪烘于土炕未嘗以血指龜手而止

食貧者几數十年而口未嘗出咨咨之聲

先妣姊妹四人其孝在京師窮不自存先妣常綆綆不忘亟
問安否問或有間輒鬱悒不自勝臨終尤甚

辛巳秋先妣有疾一日記祖先行蹟可以為法於子孫者以
示諸子婦復記遺言數條於其下此則諸子婦所未知也

明年春先妣竟棄世嗚呼痛矣時家君陞六品早晚且作
宰遺言第一條以外祖考妣忌日助祭請於家君

全義縣忠臣孝子傳序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道不立人哉人哉仁惡乎大父子為大
義惡乎大君臣為大性之德也無則禽異則貉詩曰民之秉
彝好是懿德德之不好也不能乎不為也自謂不能者非愚
則誣也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孰不橫目而戴皇天耶余
待罪全義縣三年徵於文掇於野聞得忠臣五人孝子二十
有五人縣之大不過方三十里何壯也子言之有教無類修
道之謂教是也教云教云家一喙云乎哉周書曰彰善瘴惡

樹之風聲先王之教也不然為善者何以勸矣作全義縣忠
臣孝子傳自朴彭年先生始

詩

冠嶽歸路尋紫霞洞

望海歸來興未收紫霞洞聽溪流莫言溪小難為水自海
尋源是上頭

華藏寺別尹生秉鼎秉益

我已南湖住君今北岳歸江梅春寂寂城柳晚依依旅館驚
殘臘離亭恨落暉孤吟延佇久寒月度禪扉

與金渭師尚鉉陪臺山金先生遊華藏寺

十里江寺今再向暄水凝處生綠漲邂逅郭外齊輪鞅聯翩
林下隨几杖青松一路桃千樹麗綺端合移屏障頭陀雲月

佳可遊不憚重岡與疊浪鼓瑟吹簫無不可煩君莫辭禺于
唱聊乘暇日資講磨非學少年耽教邊坐來和氣令人醉勝
地不必須醜盍懸知後夜鍾溪夢一旬三度到青嶂

文處士秉烈挽

憶君從我北山廬袖裏江城鼻祖書招隱曲終人不見木絲
花發正愁余

跋文

鳳樓先生文集跋

余弱冠時初謁先生于稷下之文會堂先生手書贈橫渠所
言為天地為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四則語余捧書悚栗而退因竊自念允以童年蒙駸猥廁隅
坐之列先生一見便許以第一等工夫孔子曰中人以上可
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吾豈中人以上乎哉何
期望之若是重也於是有自奮之心既而浮沈乾沒學無所
成居然老白首而由未免為鄉人也今先生遺集將出欲附
一言于卷末而叩其中惺惺然無所得如墻外之人不知宮

室之美百官之富何以形容其萬一乎蓋嘗聞之先生道德淵源得於家庭又從賢師友聞為學之要洞見大原精思力踐明於理氣之辨嚴於淑慝之別其大學圖鬼神對天人贊演範說詩等諸篇皆先生之所深造自得而前人之所未發者也其教人以立志為先居敬窮理知行並進循循有序條理粲然嘗曰孔門四科子夏以文學稱而自戰國秦漢以來經傳之不墜實賴子夏之傳文學豈可少之哉後儒輕視文學此道之所以不明也故誘掖後進必課以文藝彬彬多因文而八道者近世儒者以不出為高遜于林野先生任者也不屑以不出為高獨倡道於輦轂之下既以道為己任又以

天下之重為己任萬人毀之而不變也終身阨窮而不憚也雖身居布韋慨然常懷濟世之志三政利弊金穀消長戶口增耗關防險易無不悉心講究皆可以措諸當世之用其文尺度謹嚴裁翦精密不出乎作家軌範而務去陳言求之近世得于淵泉之醇濃參以臺山之雋逸衆美畢備自成一家後之讀此集者不患不知先生之文章至於先生之大公無我之心鼓舞作成之妙非親炙者不能知之先生嘗夢為主文考試榜中三十三人皆一時知名之士嘗欲薦用於朝而未能者也覺來充然如有所得每以語人感歎不已人或疑先生名利之心未盡此未足以知先生也說命曰苟求俊乂

列于庶位此殷道之所以復興也先生之時顧何如時也政紀解弛亂兆已萌舉世將入於水火之中先生力不能救又不忍坐視故作育英才庶欲咸聚于朝挽回頽綱共扶大廈之傾而有志未遂發於夢寐者也嗚呼百世之下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則有以知先生之心而悲先生之志也門人清風金允植謹跋

附錄

行狀

先生姓俞氏諱莘煥字景衡少居坡州鳳樓山下學者以是稱鳳樓先生以新羅阿殮公為鼻祖至高麗諱義臣以新羅世臣義自靖遜于廣州杞溪縣子孫遂為杞溪人在我中宗世有諱汝霖坐趙文正公事久廢復起至禮曹判書諡曰景安景安子戶曹判書諱絳以直道忤尹元衡幾不免事在野乘歷三世文忠公諱瓘文忠之弟監役諱渠以學問節義相尚崇禎十年我及清人平文忠以死爭之而監役恥之不仕諱命一義州府尹 贈吏曹判書先生監役之六世孫府

尹之五世孫也高祖諱復基進士 贈左叅贊曾祖諱彥述
大司憲靖憲公在 景宗辛壬以義理未伸屢上疏言之祖
諱漢純僉知中樞府事曹司五衛將考諱星柱官縣監遠學
至行為世醇儒號復元齋初娶潘南朴氏牧使宗厚之女繼
配全州柳氏德普之女先生柳氏出也以 純祖辛酉九月
二十八日生于漢師長興坊第柳夫人有黃龍騰雲之夢天
姿端重而淵沉有悟解孝悌根天愛敬備若成人然五歲從
伯氏進士公受學立課程不待長者勸口吃而對書則讀甚
敏聲琅然金石出也自通孝經小學以來已無隻字泛過有
疑難輒書諸小冊子雖寢嗽登溷時披閱究索指畫而心契

之不得不措也由是識益進藝益博凡四部書鉅而經史細
而至律曆筭數靡不貫穿而融貫長老咸以經術文章推翹
之餘力功令長於表策丁丑中庭試初試時年十七禮闈老
師莫之先也乙亥哭伯氏戊寅哭仲氏伯氏以經術聞仲氏
以文章鳴先生痛甚曰吾兄吾師也豈他人同氣比哉兩世
老親在堂不敢任情哭泣強自抑上慰親下撫孤外若平常
而枕畔淚痕不乾容貌憔悴至於眩仆遂為平生疾祟復元
先生有憂之命以遊學先生之遊學于外自此始是歲省祖
考僉樞公于江都任所壬午丁柳淑人憂哀毀踰度疏水苦
聖動遵禮制時復元先生宰金化縣往來任所輒與先生俱

要以寬其哀焉服將闋僉樞公捐背復元先生已老而持制甚憾先生早夜不離側竭誠保護丙戌中別試初試而見屈於會圍士友皆為之歎惜而先生不以為意也丁亥與靜澹齋李公觀洙兄弟會講自小學至四書一依朱子讀書次第率一月再會至數年不輟戊子以親命從遊洪淵泉先生以書贄老洲吳先生學焉上溯洙泗洛閩之源下逮四七往復之下講論多出人意表吳先生甚器之視不以齒先生嘗曰吾家世傳文學不出家而師弟子存焉吾學於父復元子復元子學於祖靖憲公靖憲公學於季父持平公諱宅基持平公學於父府尹公府尹公以監役之子學於市南先生凡七

世而六傳吾之所受即市南先生之所授也其出而學焉則老洲先生也庚寅與家任致和奉復元先生下坡鄉居焉而家眷在京師往來省視歲率八九旬在京師嘗與朴宗塾稊升論國家朋黨是非語矛盾不合以淑慝之說痛辨之辨之而猶不合乃筆之於書以劈破之聞者服其正是歲為校讎曾祖松湖公道稿往從祖叔父尚州牧任所凡十有五日而校役訖遂出遊嶺湖間名山水觀淵吊忠義壇清州訪三皇帝廟取路忠原驪江撥幽搜勝數月而返秋歸侍復元先生于坡鄉左右服勤未嘗私室於退處暇則手眼又嘗在乎書策筆硯間也時從象時軒尹公講孔朱之書而禮說居多復

元先生常恨市南家禮源流以草本刊行未及修潤乃作補編而先生實贊助之得金臺山先生甲午進香文而讀之深歎其文旨古雅即逐節旁注以釋之其作文意脈躍如也臺山聞之大驚喜亟欲相覲乃會於牧使公月波第臺山先生一見傾倒先生亦折節事之洪梅山先生聞先生之名願交者久則先生亦從遊焉乙未國家設增廣取士牧使公以一冊子授先生曰錢穀甲兵山川關防星曆美數凡應用於庭策者汝其不資考據可誦以書之無遺否我其試之先生曰諾於是上自天星下至地紀及我國關防道里三百州烽燧起落八道四府五營六曹錢穀出入軍伍陣制甲兵統名望

海關立盈胸量田律曆卜筮醫藥之書漢衣尺制凡名物之數以書以圖一筆而盡之牧使公歎曰誠巨儒也復元兄有子如此可謂賢父兄而佳子弟也復元先生嘗患風祟晚益沉淹先生不脫冠帶扶護不懈茶藥醴粥必嘗而後進夜四鼓露禱于天日以為常丁酉九月竟棄背先生過乎哀毀瘠骨立必須杖而後起自始喪及葬號哭無已時感動隣里是年冬與冢侄奉筵几還京師戊戌又徙玄湖蓋家計本清貧至是益剝落矣牧使公為築室于老湖使近月波而無遠玄湖以時繼給之待服闋還京第于是時也小子兄弟讀書于仲舅黃公老湖側舍以仲舅命往謁先生茅茨蕭然書帙整

齊終日儼然危坐誨誨不已不以小子竅啓鈍根而棄之自是小子兄弟從先生學二十年有餘凡江榭山房杖屨所之靡不從焉先生簞瓢不繼而不以為累意泊如也日肆力劬經攻文潛玩而妙解多發前未發勸誨後學推以至誠聞言者說服覲德者心醉無不虛往而實歸時從淵泉臺山兩先生遊言行出處多咨及焉洪梅山先生為士林所尊而有大著述輒使其胤袖草而斤質焉甲辰冢宰朴公岐壽以經行薦于朝除繕工監監役乙巳以監造上號冊寶勞陞六品屢遷主長興庫簿司憲府監察令社稷署永禧殿丁未以全義縣監副擬承恩點全義巖邑而廩薄奸猾豪橫號

難治為湖邑最人或勸棄之先生曰薄淮陽非寒素本色遂赴任採藍田約條頒行坊曲以事親奉上之義開導吏民若家人父子諄諄然耳提而面命凡有民訴既判其曲直又曉以道理落訟者退無怨言敦勸鄉士以小學為本詩賦以旬課庸學以月講未逾歲儒化苑興氓俗丕變出號不嚴而威豪猾屏息窮蔀稍蘇黃口白骨之簽於軍籍者為數百并蠲蕩之則軍布有闕乃捐俸錢千餘吏之厚稍食者亦自願各出力合得二千金分俵各里設稷而歲取殖以補其闕約條成為五方旗洞長各以其方色率坊民齊會于庭饋以酒食諭以矯揉之意又演其情為詞以歌之民大悅至有感而泣

者稷約至今遵行之云全義多忠臣孝子採掇而立傳以風
勵之忠臣得五人孝子得二十五人而以朴醇琴軒先生為
首己酉監司遞有異趣人來代與先生先世有微嫌者也家
人欲其賦歸先生曰非我有嫌盡在我之道而已何可自疑
而先引乎翌年夏課果殿歸卜居于稷下之巷取靜澁也全
之民士慕遺愛議建生祠合力鳩材瓦監司捕首論者刑之
材瓦屬之營直指下湖西又論列之謫洪川縣直指是監司
之戚也先生之在坎也處之夷然以文字自娛負笈而來者
踵相接於門洪川之士知為學之方自先生始壬子宥還自
是溪居不出罕與人過從惟同志從遊若爾人而已與趙公

秉憲任公翼常申公應朝期會于山房亦一再而止拓一室
於稷下之第扁以文會日與士友門人講學談藝戶外之屢
恒滿也湖中諸儒議立華院廟庭之碑碑文乃尹舜溪所著
而文中有密豈性信一句此蓋尤翁言而湖中士林有為人
物性不同之論者每引此言以為證者也於是先生為太學
諸生簡湖儒以折之其辭曰說性於孔子之後者皆以孔子
為祖以大傳所謂繼之者善而言之則孟子之說是也以論
語所謂性相近也而言之則楊氏之說亦是也孟楊二門各
據一說而昌平之里未聞有引大傳引論語而為碑者說性
於朱子之後者皆以朱子為宗以中庸首章章句而言之則

真西山之說是也以孟子生之謂性章集註而言之則劉靜春之說亦是也真劉二家各守一義而武夷之院未聞有引中庸引孟子而為碑者古之君子豈不欲直己而折人哉誠以後人甲乙之爭不干於先聖先賢而揄揚聖賢非一人一家之私不以天下共公之言而言之則非所以揄揚之道也尤翁東方之孔朱也華陽尤翁之昌平武夷也豈豈性信四字非大傳之一句則乃論語之一句也華陽碑文之引此一句者亦非所以揄揚尤翁之道其文之歸於不用職此之由也又引漢湖先生已定之論言此斯文大事非一人可私且斯院隣近皇廟殆與配享無異所以論撰表章者一主春秋

義理而理氣之說無甚著題至若豈豈性信未必為人物性不同之證漢翁皆言之詳矣而一邊則以為然一邊則以為不然各習其師不相為謀如欲索言生出無限葛藤豈若置而不言之為愈乎大抵兩邊各引尤翁說為證如孟楊之於孔子真劉之於朱子這邊那邊俱是吾黨長老今不敢斷之以孰為孟子孰為楊氏然門戶各立爛熳無日為今日章甫者一以漢翁為法各尊所聞各行其知以俟後之尤翁是道理當然奈何急於務勝不念公議蒼黃顛倒恣己之所欲也百年已定之論今不可壞了嚴辭斥之碑遂不立甲寅校定劉問標補是書也臺山所述也朱書劉疑作於尤翁劉疑問

目作於農翁而臺山因以增之為標補故曰割闕標補而金正文公洙根謀入梓托於先生修校之先生與從遊諸人共是役凡四十餘日而書始完己未春先生謂子侄曰我其不久於世乎哉夢有兆矣時先生所著洪範演初成乃有不豫色既而寢疾彌留至數月先生嘗曰易作於伏羲範始於大禹有圖則數寓焉有數則圖生焉易與範之相為經緯其理一也奈何易之為書歷四聖演翼廣大而悉備至於範只箕子叙之有數而圖不備也可演而不演其有待於後乎此洪範演所由作也一日謂門人曰持筆硯來洪範演有點竄句語把筆而進輒昏迷不省如此者凡三疾瓠門人尹秉益士

正徐應淳汝心侍坐請問所欲言先生曰無可言惟願諸君守死善道耳又曰有為學之方圖在可依此為之為學之方圖者先生所為以贈門人者也圖若說俱在先生文集中又曰吾死之後且讀吾所著書與二三子求寂寞之濱乃考終于正寢時己未九月二十三日壽五十九嗚呼先生之壽止於斯乎遠近士友奔赴痛哭咸歸之斯文時運會而殮殯加麻者為十數人會而葬者亦如之始葬于果川又改葬于公州弓院西坐之原配豐山洪氏郡守夔謨之女有女士德無違夫子意後先生十年而沒屢舉男不育取從祖弟龜煥之子致秉為嗣今 綾陵叅奉女適判官金永稷先生美貌

秀幹聲音洪亮視官稍短常施鏡而視力到老益晶明訥於發言而至於與人論文說理語淋漓不休性剛方且嚴常佩韋而戒之典凝敦朴之儀人望而畏之而接之又溫然春和疾遽之色不設於貌哇吟之言無發於口處已接物一於悃悃肫肫之意中乎積而外乎著此蓋先生天賦之厚而晚益篤學力踐言動施措出於渾然為成德君子矣其事父母以至孝友兄弟以實心中申於宗族眷眷於朋友恭於奉公而以直道不撓註於益民而視之如傷至於教誨學者自趨隅以上未嘗無施焉以講明斯道為己任常竟訖訖窮年兀兀或俯就之或引進之隨人才高下俾各有造故自戊戌以

來至易簣前後凡二十餘年除從宦時若干皆講明討論之日凡今士友之以文學操行見稱者蓋多出於門下從遊也經傳訓義理氣心性之論剖析極精蠶絲牛毛不足以諭其微妙妙悟獨得徃徃見人所未見而明體適用皆可措之事業井井乎簾立而荀橫粲粲乎璋判而圭合經之緯之不為無用之說義利公私之分異端邪說之弊如歐羅巴之類斷之如快刀利刃辟之如神搜霆擊其為文也繩墨極正地步極高非六經四子之文不為而矢口肆筆皆秦漢以上人語也而必貫之以道道與文為一濶造奧域洞見大原斯文之士不一辭歸誠真儒者寡矣其論明德之說曰栗翁以天之

明命為合理氣之名吾則以明德為合心性之名其論理氣神化之說曰理一而氣二二而一者神也一而二者化也程子之說其知化者也張子之說其窮神者也朱子其知化而窮神者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周子妙合程子妙用其旨同也朱子所云本然之妙者即所以妙之謂也妙萬物者即能妙之謂也老氏之衆妙佛氏之妙有其亦有見乎神然見其能妙而不見其所妙此乃所以為老佛也其論太極之說曰周子無極而太極一句考不謬而建不悖質無疑而後不惑周子其後世之包義乎張子太虛落在一邊即子太極因襲乎前張子大賢也思非不精契非不妙說不得無極

而太極况其下者乎其論未發之說曰有無同異之訟久矣統而言之曰衆人之未發絕無而僅有聖凡之未發同處同而異處異此盖大本達道之論而諸家之訟可一言而蔽之噫窮居研經餘五十年既不得志於時為去聖而繼絕學為萬世而酬泰平即先生之志也淵泉嘗讀先生之文曰十分至正臺山嘗許先生之工曰鑽透重關二先生之言豈誣也哉有遺稿若干卷手自編輯以道門人雖其精思妙契之旨未畢露於楮墨潛德潔行之懿未盡傳於門人之耳目然大學圖說中庸鬼神對天人贊洪範演諸篇可謂天地間有數文字至若易之本義歸範之廣德篇近思翼與東粹言家禮

源流之重勸皆欲以嘉惠後學嘗與數三子謀所以裒修而天不假年事有未遑或半橐而止或有志未舉是皆門人之所痛恨也嗚呼小子受親炙之恩而少既蔑裂老尤荒戲不能答教誨之萬一而馬頭力去亦已久矣德行之尊文章之盛無由窺測而形容況於撰次遺狀宜其人執然而如徐應淳朴洪壽及家弟秉益諸人皆相繼而歿嗚呼誰與議者是時光山金洛鉉定汝在鴻山任所為書督之亦及於完山李應辰公五海平尹致明周老申之不休謹與先生之從孫鎮求掇拾年譜定為序次其修潤則惟定汝公五周老之言是從豈盡小子之筆哉撰緝如右又後之君子門人南原尹

秉鼎謹撰

墓誌銘并序

先生姓俞氏諱莘煥字景衡少居鳳棲山下學者稱鳳棲先生其先有諱義臣以新羅臣不事高麗避慶州杞溪子孫籍焉入本朝諱汝霖坐靜庵趙先生事廢復起官判書謚景安又四世市南文忠公諱蔡弟監役諱棊與尤庵宋先生學粟谷李先生之道講春秋義崇禎十年戎及清人平市南爭之不得監役遂不仕監役曾孫諱彥述大司憲諡靖憲生諱漢純庶尹陞女樞生諱星柱縣監繼家學闡洋說號復元齋配潘南朴氏繼配全州柳氏德普女先生柳氏出也 純廟辛

酉九月二十八日生幼便濶重孝敬如成人學於伯氏不待
勸督口吃而讀書敏聲如金石出自通孝經小學字字研究
有疑則錄諸冊寢嗽登溷不暫捨無疑而後已經史子集以
至律曆算數莫不貫穿年十七對策中發解一時老宿莫之
先也連哭伯仲氏痛甚曰吾兄吾師也宜但孔懷之痛哉工
慰親下撫孤暗自哀傷至於眩仆又丁內憂毀甚遂為病崇
丙戌又中策解不第人皆惜之與季公觀洙兄弟依朱子讀
法會講小學四書率一月再會數年而輟以親命問禮於淵
泉洪公就學於老洲吳先生吳先生甚重之復元齋移居坡
州先生定省之暇從象時軒尹公講經禮臺山全公傳其祖

農巖先生之道講學江湖聞先生論文就先生從叔父尚州
公家一見如故先生遂服事焉朝廷將策士尚州公聞可以
對策者使先生誦而書之自星辰地紀以至我國關防道里
烽燧民戶錢穀兵丁軍伍陣制律曆算筮醫藥禮制名物之
類以書以圖瞭如指掌尚州公亟稱之復元齋大耋病日臻
先生晝宵色憂體藥必先嘗夜每禱天既遭艱柴毀骨立杖
而後起尚州公築室處先生從學者多尹東鼎士弘其弟秉
益士正先生所期重者也甲辰冢宰朴岐壽薦于朝除繕工
監役以監造上 號冊寶勞陞主長興庫簿移司憲府監察
社稷署永禧殿令監全義縣縣小而貧吏猾民豪人皆憂之

先生採頌藍田鄉約視史氏若家人凡有訴既判由直又喻道理勸士子以小學為本詩賦為旬課庸學以月講軍丁之徵白骨黃口者并蠲之捐俸給民使取殖補闕民大悅縣古稱多忠孝人先生採忠臣五人孝子二十五人立傳而勸後異趣人與先生先世有微釁者為監司庚戌考殿歸全民欲立祠監司禁之又嗾直指按之坐謫洪川縣旋宥還漢居罕出日與同志講學談藝戶外屢常滿湖西儒欲以尹屏漢文為華陽院碑其文引朱子書寧寧性信之語以證人物性不同先生為太學諸生簡湖儒而折之引漢湖金公之言曰此院隣近皇廟論撰表章當一主春秋義理而理氣之說無甚

著題至若此四字未必為人物性不同之證云云碑遂不立先生嘗曰易作於伏羲範始於大禹有圖則數寓焉有數則圖生焉易則歷四聖演翼而範則只箕子叙之有數而無圖其有待於後予乃作洪範演夏欲修潤而寢疾未遂易禮說近思翼亦皆未就惜哉疾革門人尹秉益徐應淳汝心問所欲言先生曰惟諸君須求寂寞之濱守死善道又曰有為學之方圖與說在可依此為之己未九月二十三日考終于寢壽五十九遠近士友奔趨哭賻會而斂殯且視窆始葬果川縣後改葬公州郡弓院曾祖妣墓紫山酉坐之原後二十四年大臣筵白 贈大司憲成均祭酒配豐山洪氏郡守夔謨

之女後先生十年沒男皆夭取從祖弟龜煥之子致來為嗣
今某官女適判官金永稷外孫男某先生美貌脩幹聲音洪
亮訥於發言而論學則纚纚不絕剛方典凝望儼而就溫肫
肫悃幅積中而發外蓋天賦之學而篤學之力也家而孝友
敦睦公而守正愛民而適上官有譽跋前疐後故世或謂疎
於政事大策長綫世多傳誦故或稱文章之古此皆未窺門
墻者也先生傳授正而問學切寤理修身以敬為本博而不
駁淡而不鑿潛思自得妙契而力踐臺山贊之曰鑽透重關
其文曰繩墨整而地步高本經而辭旨密微載道而不為空
言淵泉贊之曰十分至正若夫憂道愛才出於至誠引進後

生諄諄善誘非病故未嘗一日廢講今公卿士庶文行稱者
多出其門有遺藁幾卷發明經旨剖析理氣見人所未見發
前所未發而為學之方闢衛之嚴皆可嘉惠後學也嗚呼洛
鉉之愚晚始及門雖蒙誘掖而誠敬不篤實無所成而虛名
濫冒乃求寂寞之濱思補前疇則桑榆已迫矣嗚呼心服先
生無如士正汝心而士正收輯遺文而沒汝心故卜玄塚又
為嗣子買屋營生而亦沒士弘纔撰行狀而李應辰公五宰
遠郡尹致聘周老又沒士弘懼吾道日孤舊伴殆盡委訪陋
居謀與同儕屬先生墓誌顧辭拙不敢當而若模寫萬一以
示後人則或為他日地下歸報之資遂按狀而述焉先生嘗

錄東儒淵源自靜庵始曰後賢之未及錄者以俟後人又輯
須東粹言曰東方學者規模自退溪李先生始備遂輯退溪
之文而沒洛鉉繼輯栗谷尤庵農巖之文而老病甚又俟後
人雖不可謂踵成其志猶可開後學門徑矣見今利欲紛拏
異言異服縱橫正路為吾黨者讀先生之書而學四先生之
道由四先生之學而溯孔孟程朱之道則庶乎不迷所從也
銘曰

祖市南道師老洲學悖行孝悌成五禮樂精思妙契文章淵
懿為貧作吏匪人謠詠呼號正類眾笑一握不撓不沮所守
彌確隨才成就多為棟榱上溯前聖下開後覺身否道亨後

蒙 殊渥利欲紛拏舉世溷濁讀先生書可以洗濯敢述銘
章以詔緬邀乙酉四月下泮後學光山金洛鉉述

謚狀

先生姓俞氏諱莘煥字景衡少居鳳棲山下學者尊之稱鳳
棲先生其先有諱義臣以新羅臣不事高麗遜慶州之杞溪
子孫仍籍焉入本朝判書景安公諱汝霖又四傳市南文忠
公諱榮弟監役諱渠以學問節義相尚生諱命一義州府尹
贈吏曹判書寔先生六世五世祖也高祖諱復基進士
贈左叅贊曾祖諱彥述大司憲謚靖憲祖諱漢純庶尹陞僉
樞考復元齋諱星柱官縣監有遠學至行配潘南朴氏繼配

全州柳氏德普女先生柳氏出也柳氏夢黃龍登雲以純
祖元年辛酉生先生天姿端重孝敬如成人受學不待勸督
口吃而讀書則甚敏琅然金石出也自通孝經小學有疑輒
錄研究不暫捨不得不措由是經史子集靡不貫穿十七對
策發解連哭伯仲兩兄哀傷成疾遂為平生貞崇丙戌別試
又中解而不第士友惜之與李公觀洙依朱子讀法講小學
四書率一月再會問禮於淵泉洪公就學於老洲吳先生上
溯洙泗洛閩之源下逮四七往復之下多出入意表先生甚
重之與象時軒尹公頻頻講討禮說居多又與臺山金公論
文意甚合一見傾倒朝廷將策士從叔父尚州公以一冊授

先生曰凡可以對策者能不資考據誦而書之否先生即自
星躔地紀及國家關防要阨道里遠近烽燧起止民戶錢穀
軍數陣制律曆美筮醫藥禮制名物之類以書以圖瞭如指
掌尚州公亟稱之曰誠通儒也復元齋公大耋病淹先生扶
護不懈饋粥藥餌必先嘗後進夜輒露禱及喪哀毀杖而後
起號哭無已時隣里感動移寓老湖單瓢不繼泊如也日肆
力助經攻文潛玩鈔解勸誘後學無不虛往而實歸時從梅
山洪先生卜論叩質焉甲辰冢宰朴公岐壽以經行薦于朝
除繕工監監役以監造上 號冊寶勞陞六品主長興庫簿
移監察社稷署 永禧殿令出監全義縣縣小而吏橫難治

先生採頌藍田鄉約以事親奉上之義諄諄教吏民敦勸鄉士以小學為本詩賦以旬課庸學以月講未踰歲儒化苑興氓俗丕變採邑中今古忠臣孝子醉琴軒朴公以下三十人為之立傳蠲軍布之虛籍寬徵者又捐俸錢千餘令民歲取息以補其缺民大悅頃之監司有前世微嫌者至考績置殿遂賦歸全之民慕遺愛欲立生祠監司禁之又嗾直指數啓坐謫洪川旋宥還卜居于稷下溪居罕出日與同志講學又與趙公秉憲任公翼常申公應朝一再期會于山房時湖儒欲立華陽院碑而引宋子書憲豈性信語論議歧異先生為書以折之校定劄牘補以八梓嘗曰易作於包犧範始於

大禹有圖則數寓焉有數則圖生焉易則歷四聖演翼而乾則只箕子叙之有數而圖不備乃作洪範演欲修潤而寢疾未遂易禮說及近思翼亦有志而未就惜哉已未疾翫謂門人尹秉益徐應淳曰惟願諸君守死善道耳以九月二十三日考終于正寢壽五十有九遠近士友奔趨哭賻會而殮殯且視窆焉始葬果川改葬公州先塋之西坐原後二十四年大臣筵白 贈司憲府大司憲成均館祭酒隆熙四年加贈正二品奎章閣提學諡文簡博學多聞曰文一德不懈曰簡配豐山洪氏郡守護模女無育以從祖弟龜煥子致秉為嗣前郡守女適判官金永稷致秉系男鎮瑗先生美貌脩幹聲音洪亮訥於發言而論學則纚纚不

絕剛方典凝望儼而就溫肫肫悃悃積中而發外蓋天賦之厚而加之以篤學力踐渾然為成德君子矣居家而孝友敦睦莅民而慈惠正直教人不倦自趨隅以上未嘗無誨以講明斯道為己任寤年兀兀自戊戌至易養凡二十餘年皆講明道學之日也凡近世士友之以德業行誼文學稱者皆出於門下如尹公秉鼎秉益徐公應淳朴公洪壽李公應辰金公洛鉉閔公泳穆尹公致祖致聘閔公台鎬奎鎬金公晚植允植光植韓公章錫其著也餘不能盡載先生於經傳訓義理氣心性之論妙悟獨得洞見大原多發前人所未發者如大學圖說中庸鬼神對天人贊洪範演諸篇皆天地間有數

文字故臺山贊之曰鑽透重關又曰其文則繩墨整而地步高淵泉曰十分至正二先生之言豈虛也哉有遺稿若干卷嗚呼小子年十七始受業於櫻下之池堂先生不我棄也諄諄教誘所以獎勵而期翊之者甚至忽忽已五十年餘矣才既駕下老益荒嬉辟咤之詔雖感於宿昔為頭之力莫效於久遠於焉瓠落無所成而耄及之矣悔恨何及今於易名之文誠不敢當而亦不敢辭謹就諸先輩所撰誌狀掇其大槩以敬告于有司

門人崇政大夫前行禮曹判書弘文館學士南廷哲謹狀

六	...
五	...
四	...
三	...
二	...
一	...

